

诗
馥



诗 谏

原著：蒲 松 龄
改编：望 斋
绘画：齐 亚 明
封面：施 振 广
扫描：小 葵
脚本：菱 纱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诗
谏
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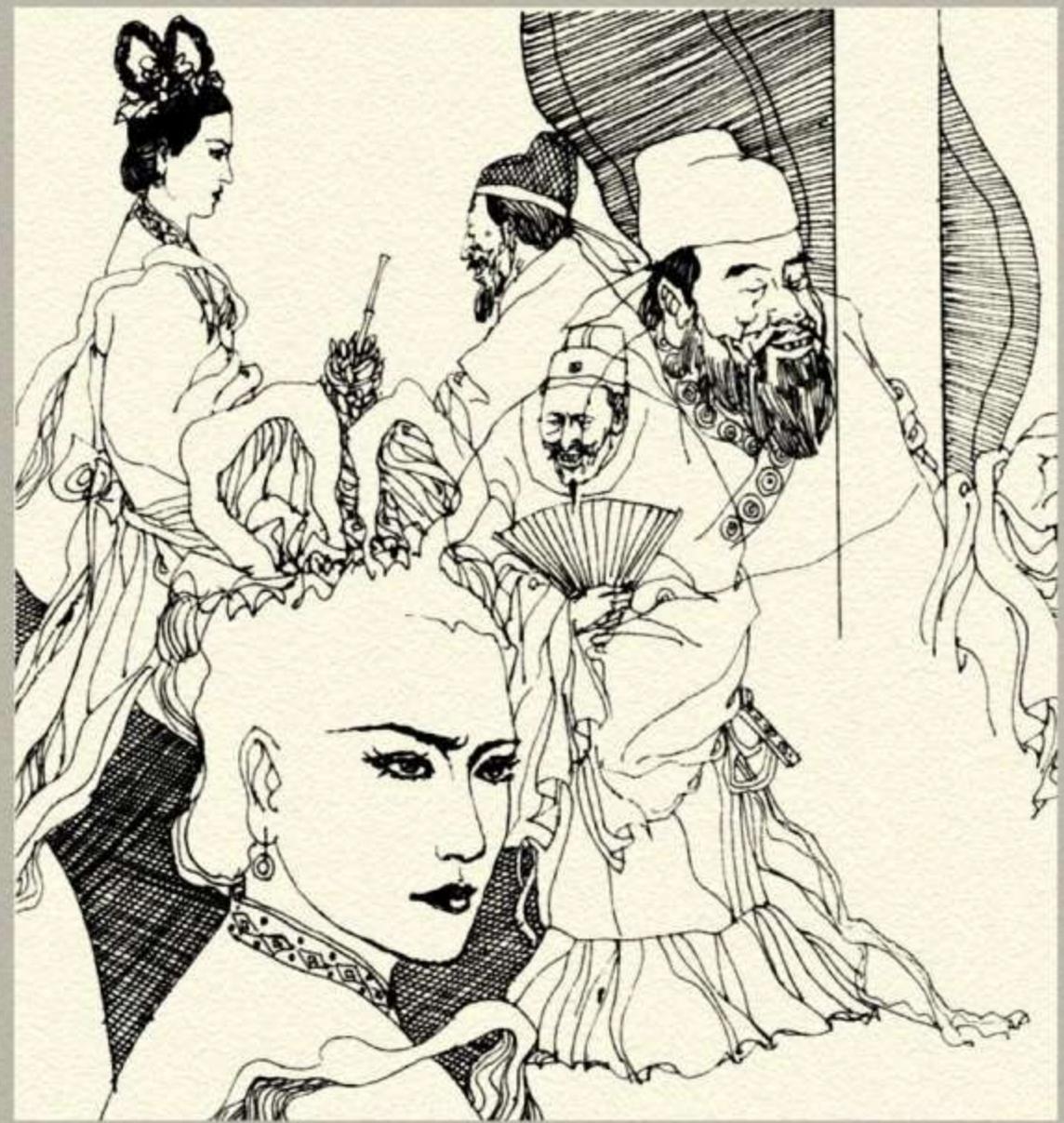
大家子弟吴蜚卿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平日里言语轻浮，行为放荡，到处招蜂引蝶。恰逢小商贩范小山外出经商，妻子贺氏在家被害，平时行为不检点的吴蜚卿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命案疑犯。县衙亦未查明真相，便将吴生屈打成招，判成死刑。三年后，幸有按察司副使周公巡视，勘察案件，发现疑点，重新审理，查出真凶，才使吴蜚卿的冤案平反昭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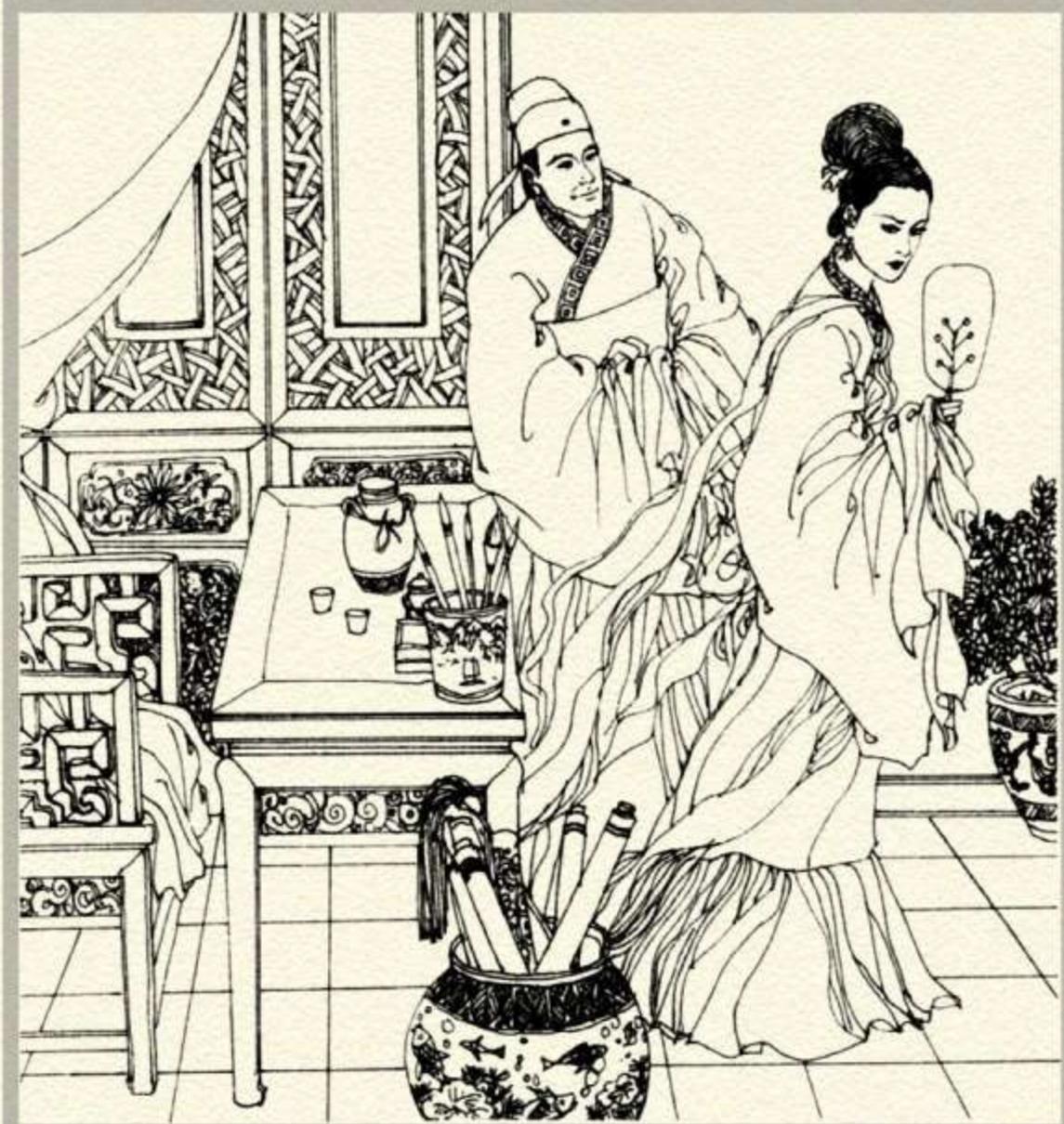
青州府益都县有个人叫范小山，娶妻贺氏，两口儿过日子。范小山有制笔手艺，他做的笔耐用好使，远近闻名。



贺氏年轻，颇有姿色，但性情刚烈。范小山不在家时，有的轻佻人挑逗她，都被骂个狗血喷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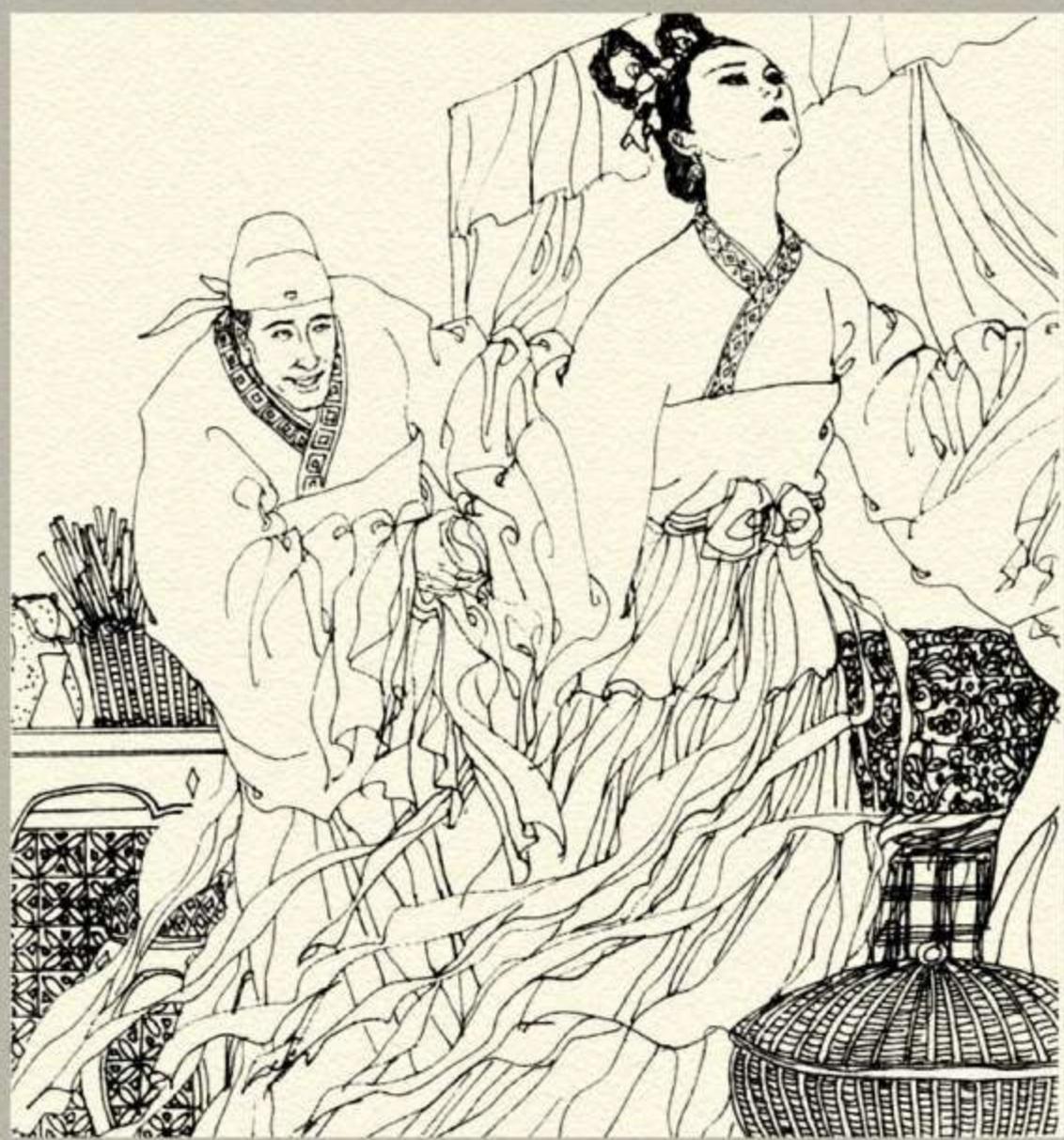
当地有个大户子弟叫吴蜚卿，从小娇生惯养，长
大浪荡成性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吃喝玩乐，招蜂引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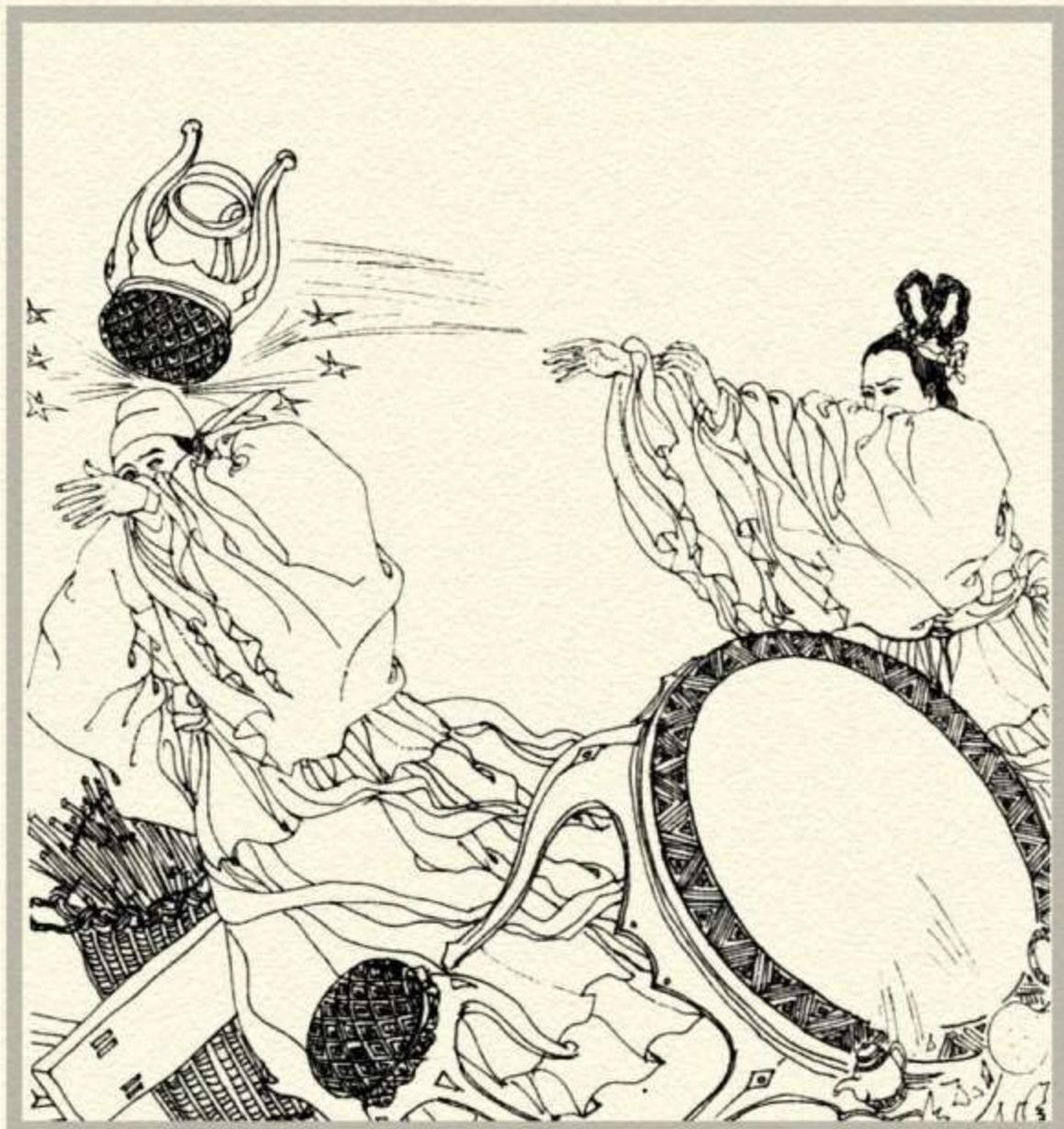
吴斐卿有点文墨，常到范小山家里选购好笔，并借故跟贺氏扯闲话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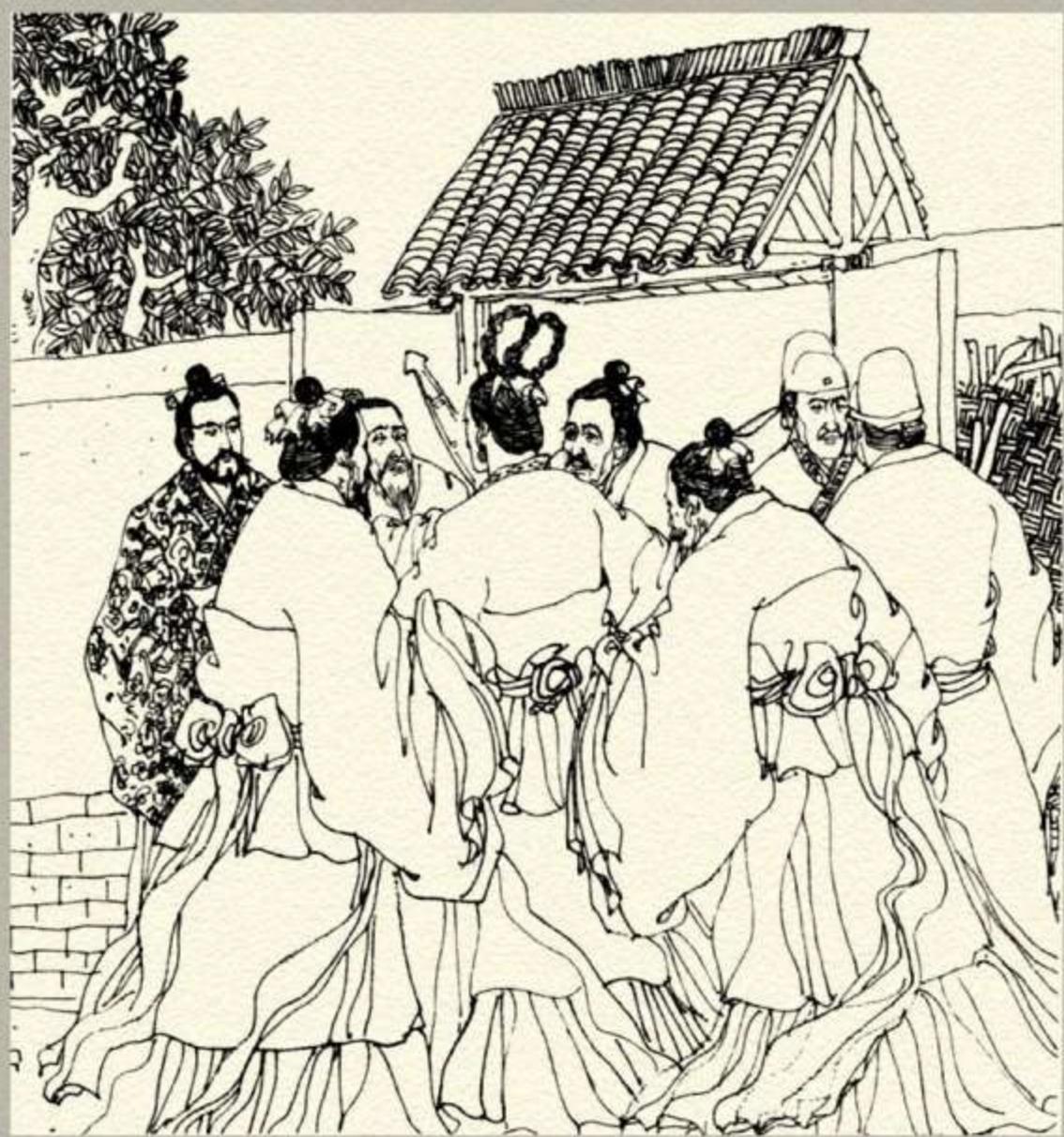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，范小山不在家，吴蜚卿坐了会儿，胆子大起来，要跟贺氏动手动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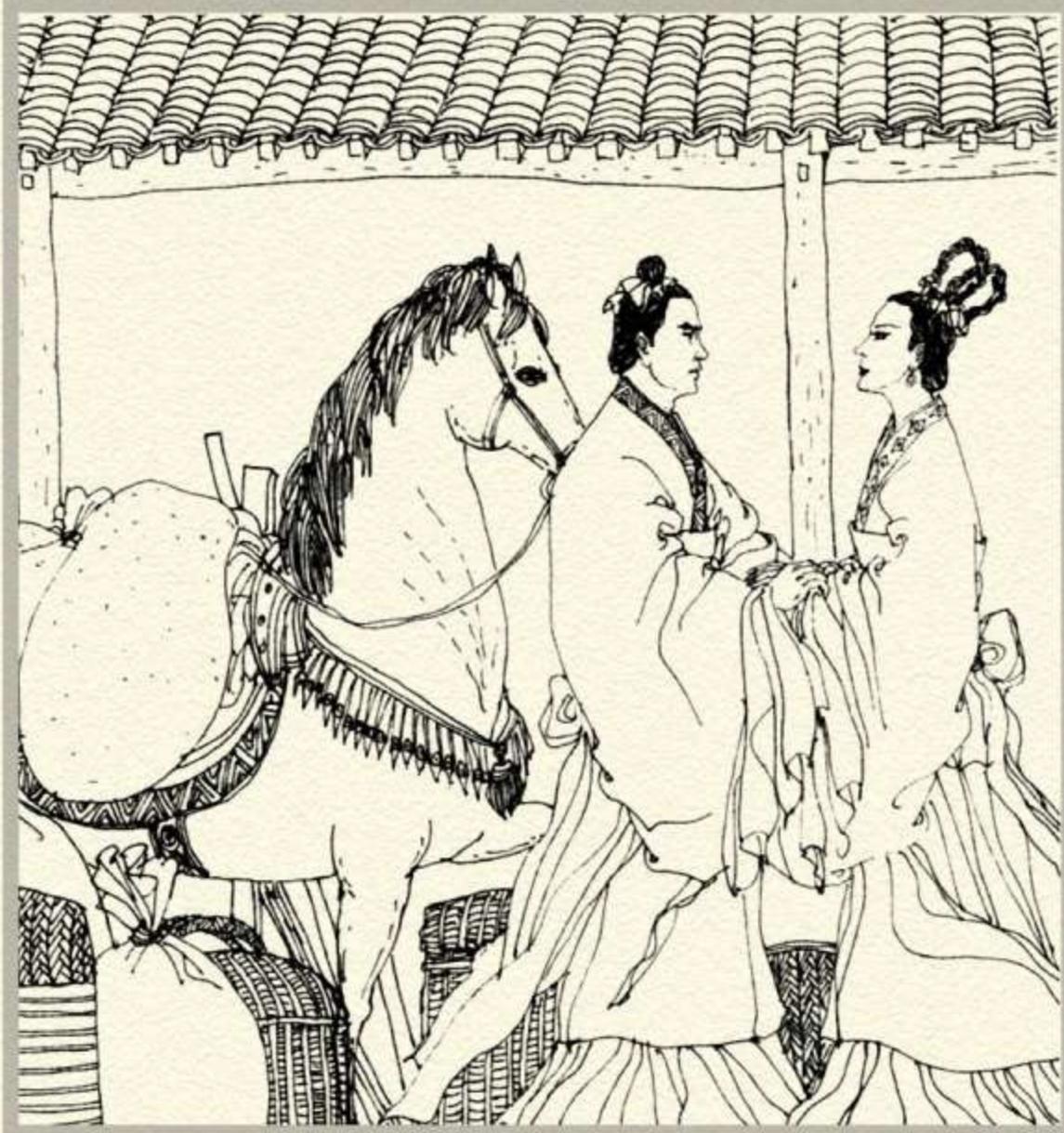
贺氏重重给他一个大耳光，随即抄起凳子向他头上砸去。吴蜚卿吓得屁滚尿流，径直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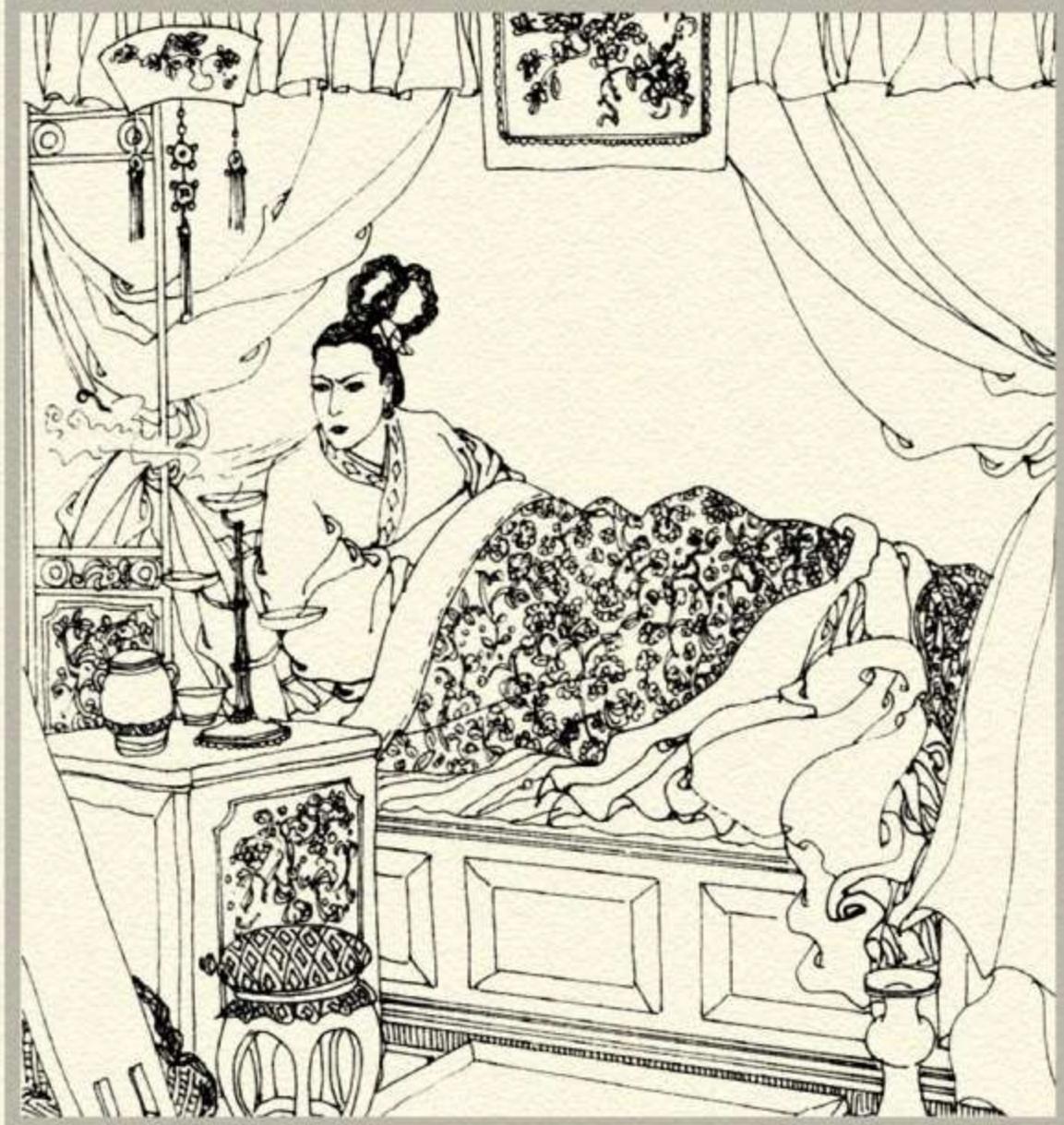
贺氏追到门外，跳着脚大骂，直到人们再三劝解才罢休。自那以后，吴蜚卿再不敢到范家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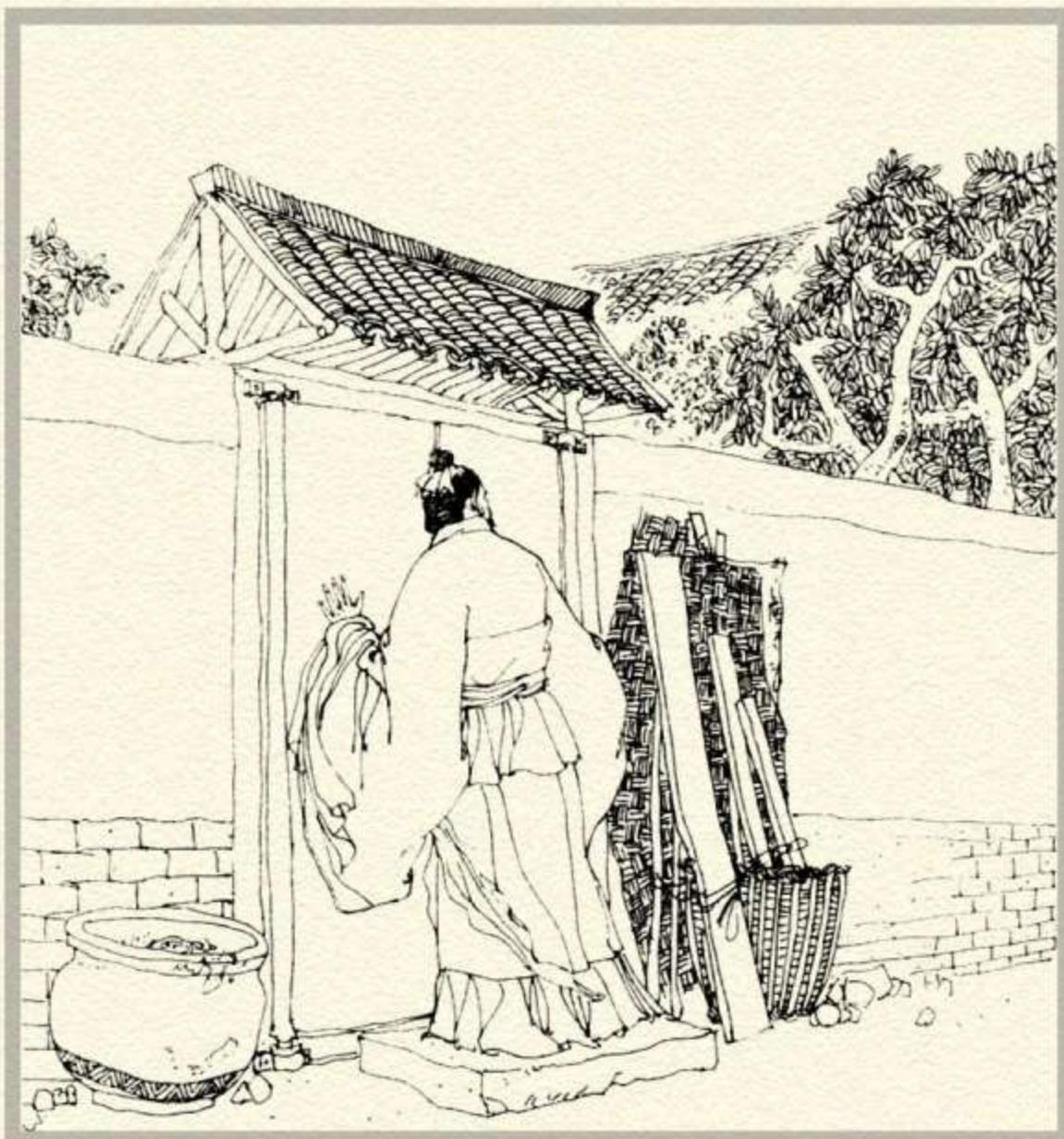
这年四月，范小山有一批笔要运往外地销售，得离家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临行时，再三嘱咐贺氏，要当心门户。



自范小山走后，贺氏轻易不出街门。这天，天将黑时就下起小雨，贺氏孤寂无聊，早早关上房门熄灯睡下。



第二天，过了晌午，范家街门还紧闭着。正巧有位邻居要向贺氏借件东西，叫了许久，也听不到应声，便疑惑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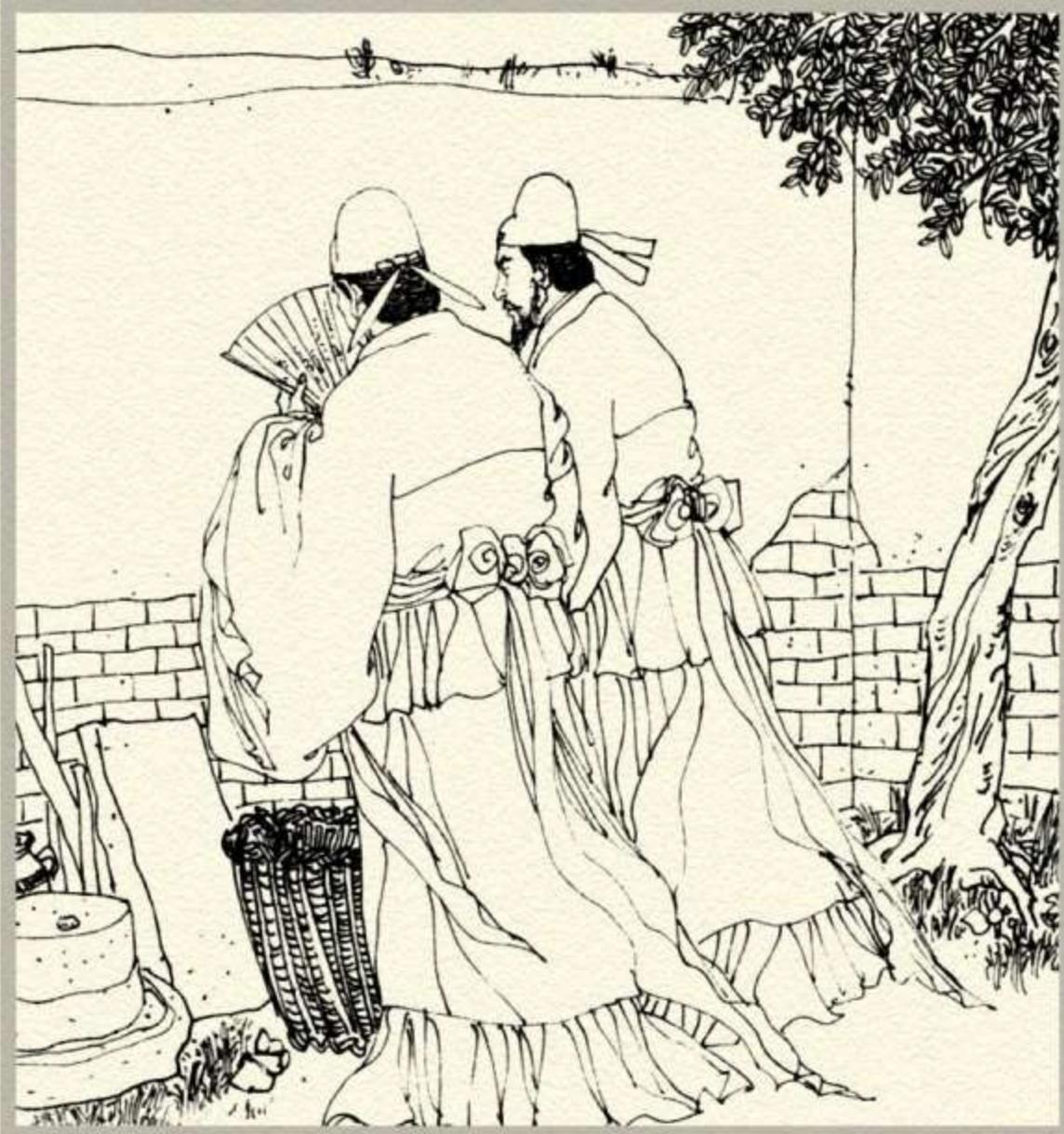
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，七手八脚地把街门卸下来。及至走进室内，就见贺氏血污模糊地倒在地上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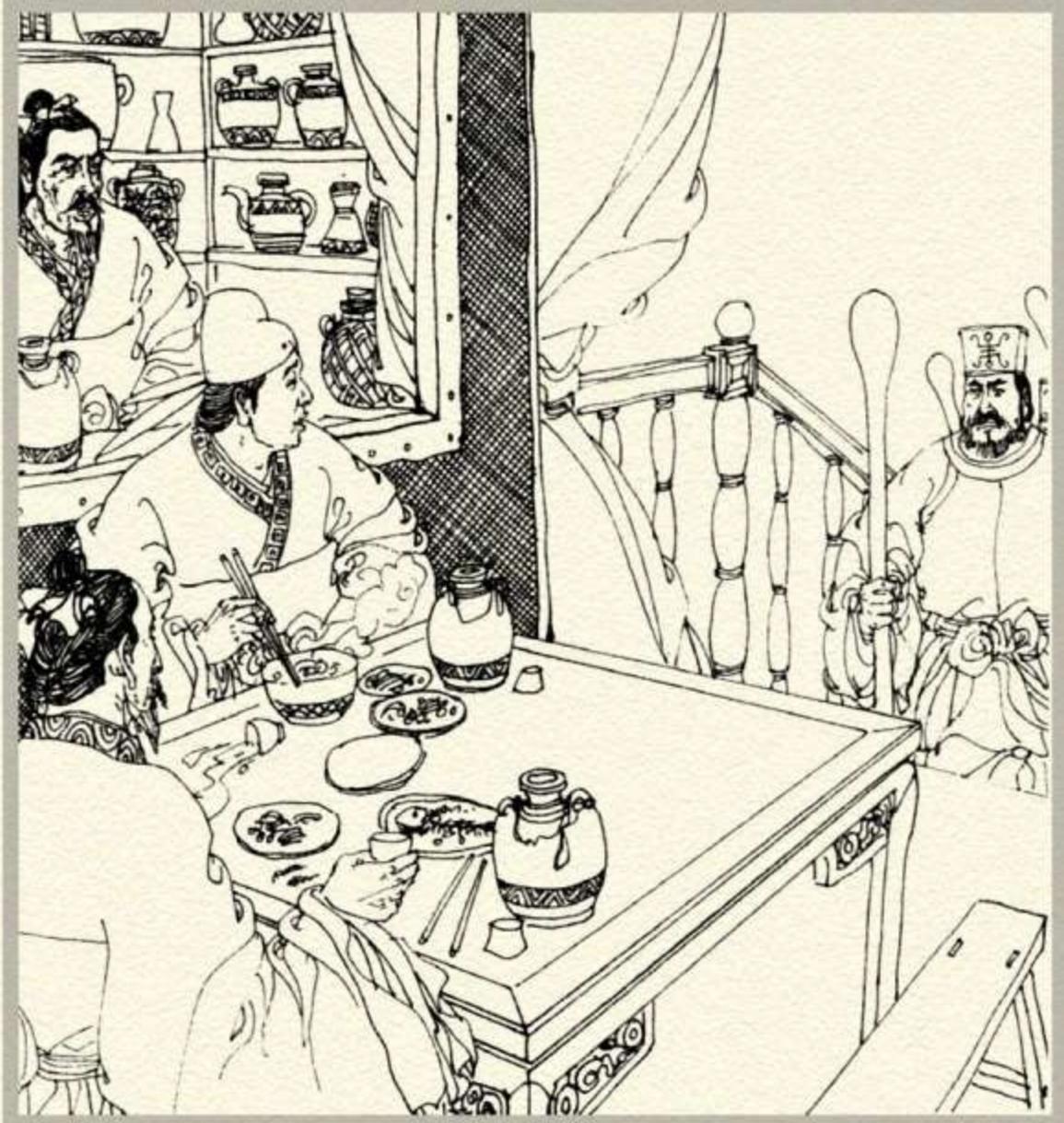
地方报告了官府，派下人来勘察检验：贺氏系为
被人刀砍致死，凶器却是她自家的菜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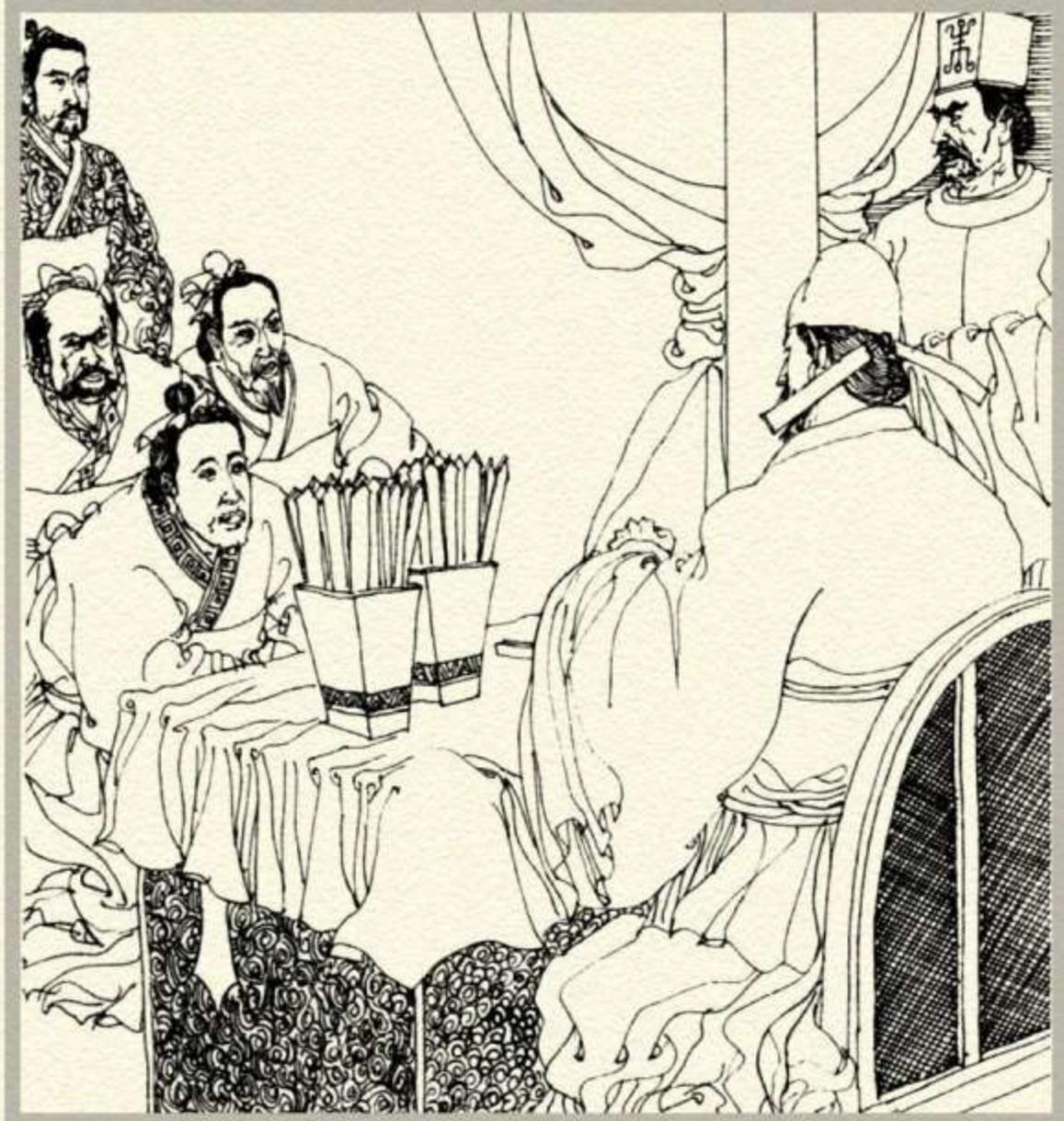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有人在院墙下发现一把折扇，扇面上题着诗，上款是「蜚卿兄雅属」，下款是「王辰书」。于是人们推测，这种事只有吴蜚卿才干得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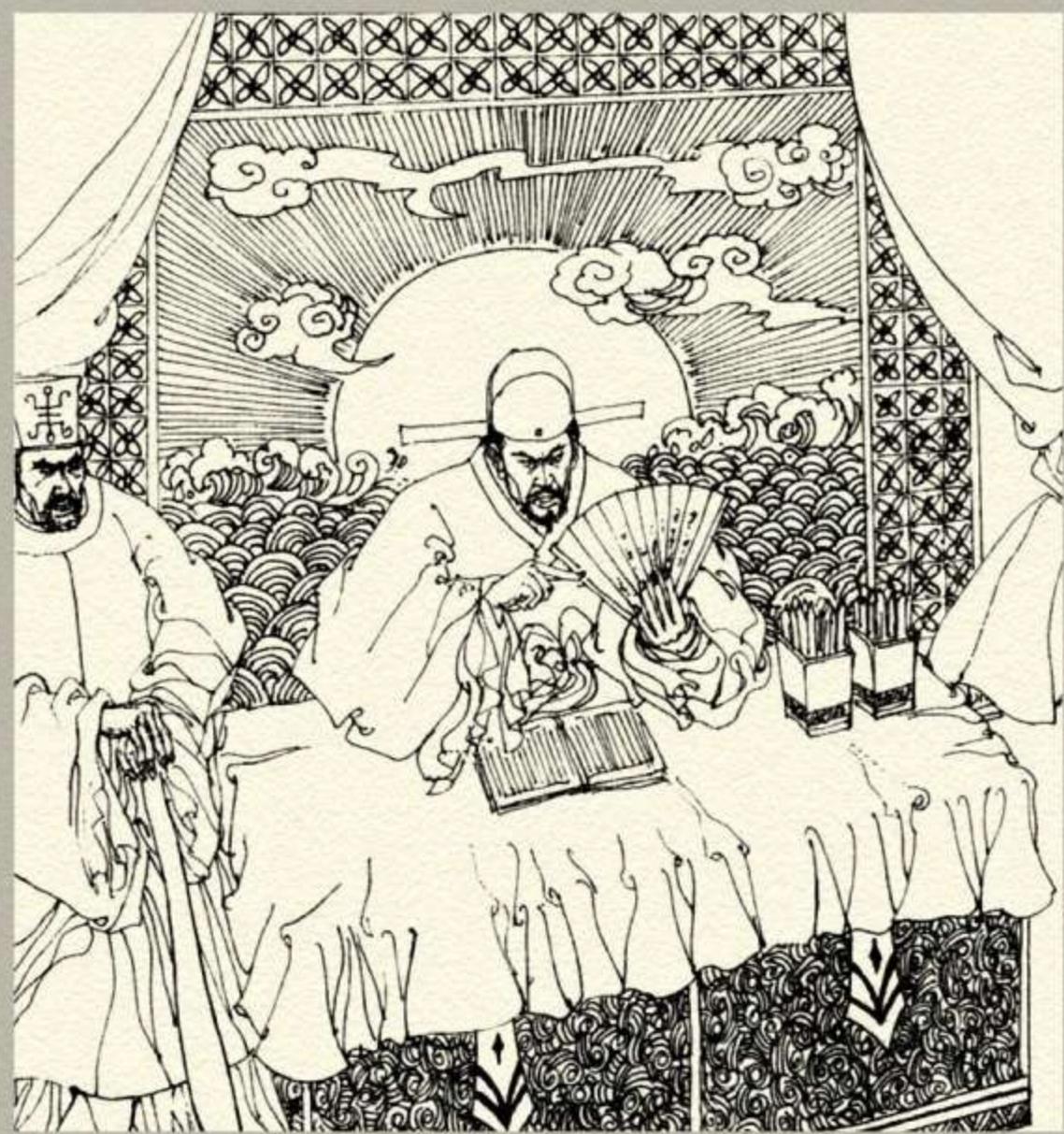
吴蜚卿正在酒楼吃酒，
一见捕役来捉，
犹如晴天
霹雳，
弄得晕头转向。



到了公堂，吴蜚卿矢口否认杀人。隋知县便传来范家四邻对证，据说吴蜚卿曾调戏过贺氏。吴蜚卿辩解说：「自那次被赶出之后，我再没有去过范家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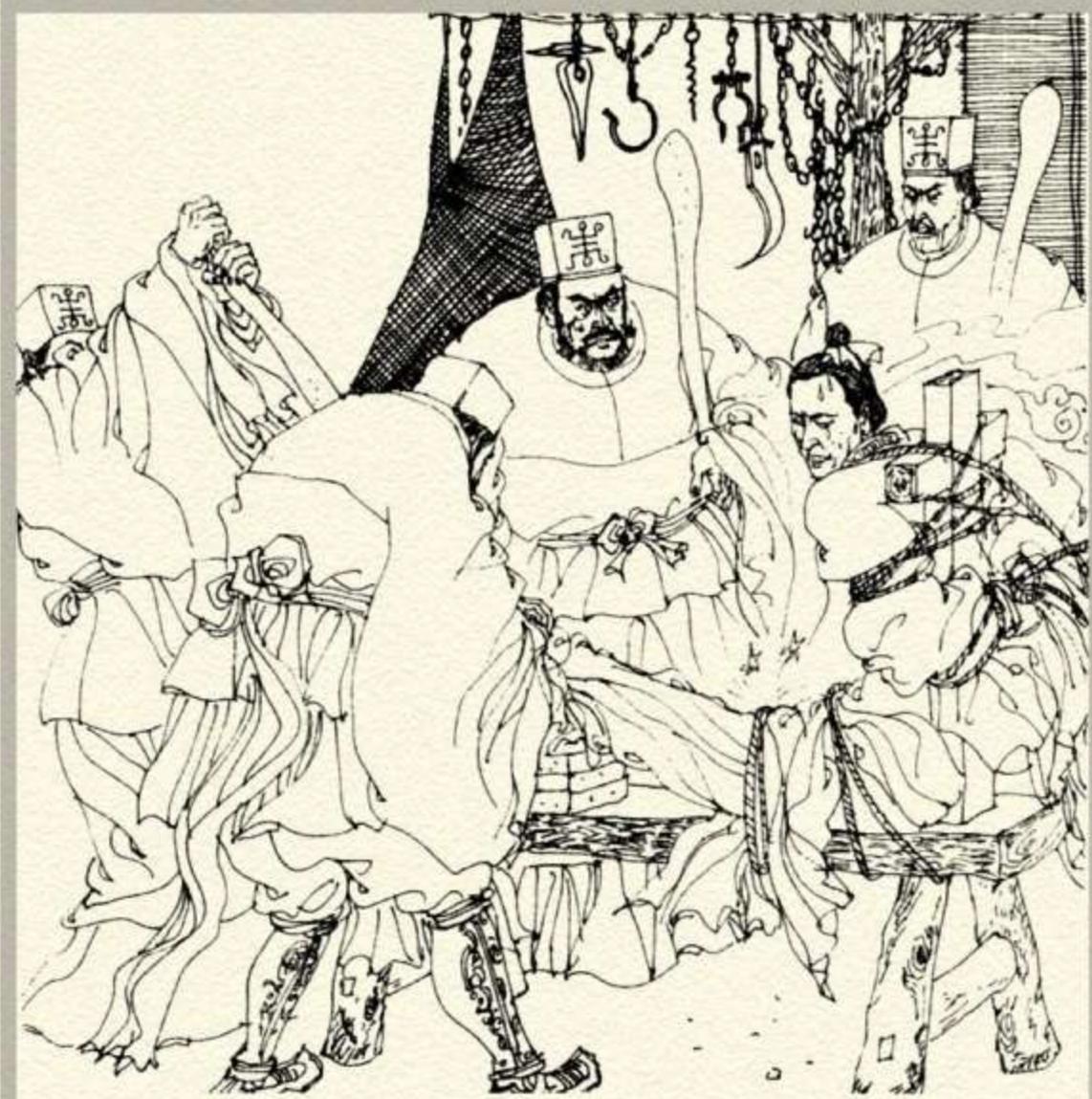
隋知县嘿嘿一笑，随即把折扇打开，厉声问道：
「你不曾去过，这把折扇怎么会范小山家里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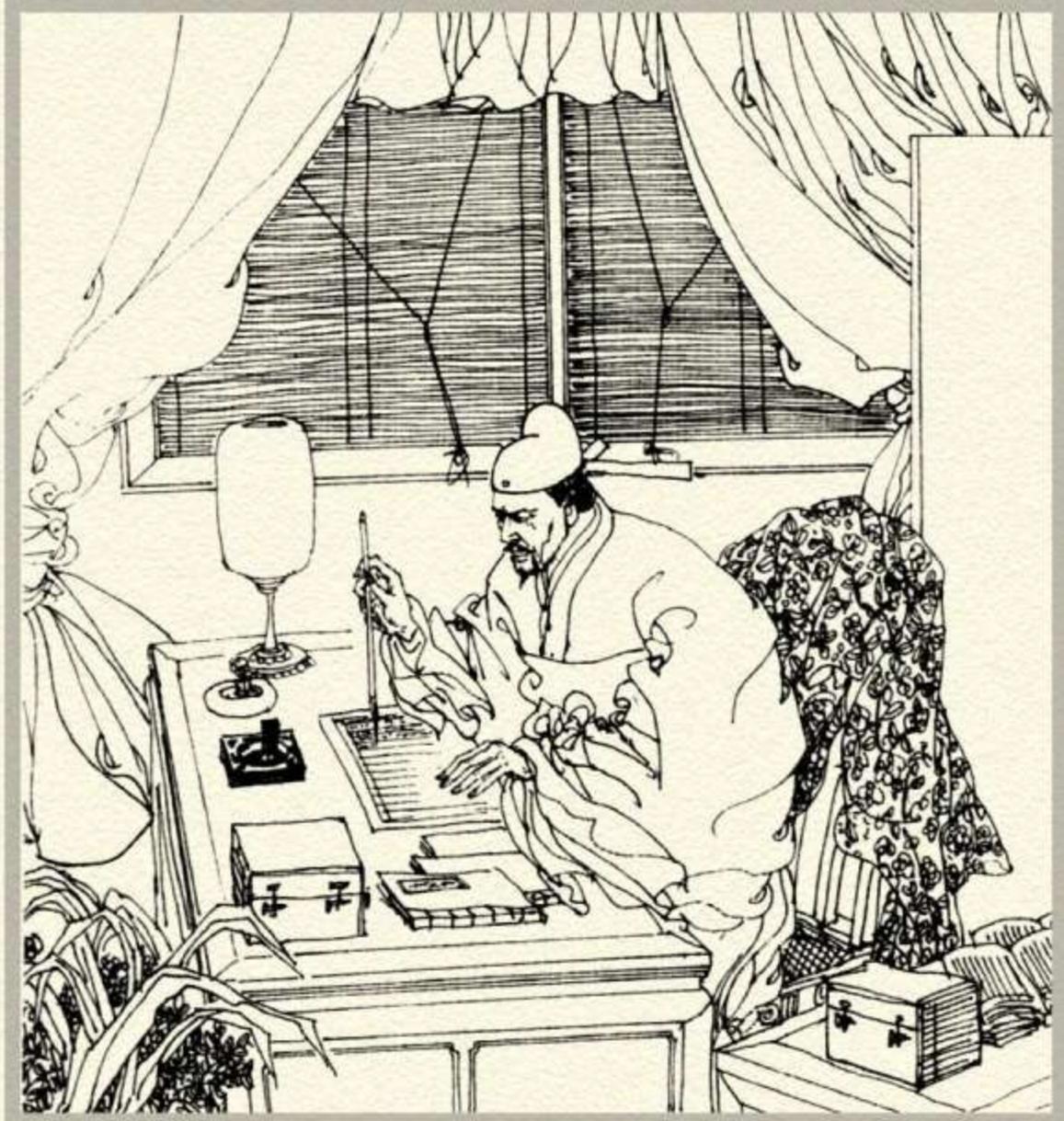
隋知县把折扇掷在大堂上，吴蜚卿拿起一看，便大呼冤枉：「老爷！小人从来没有这样一把折扇，这一定是什人故意栽赃害我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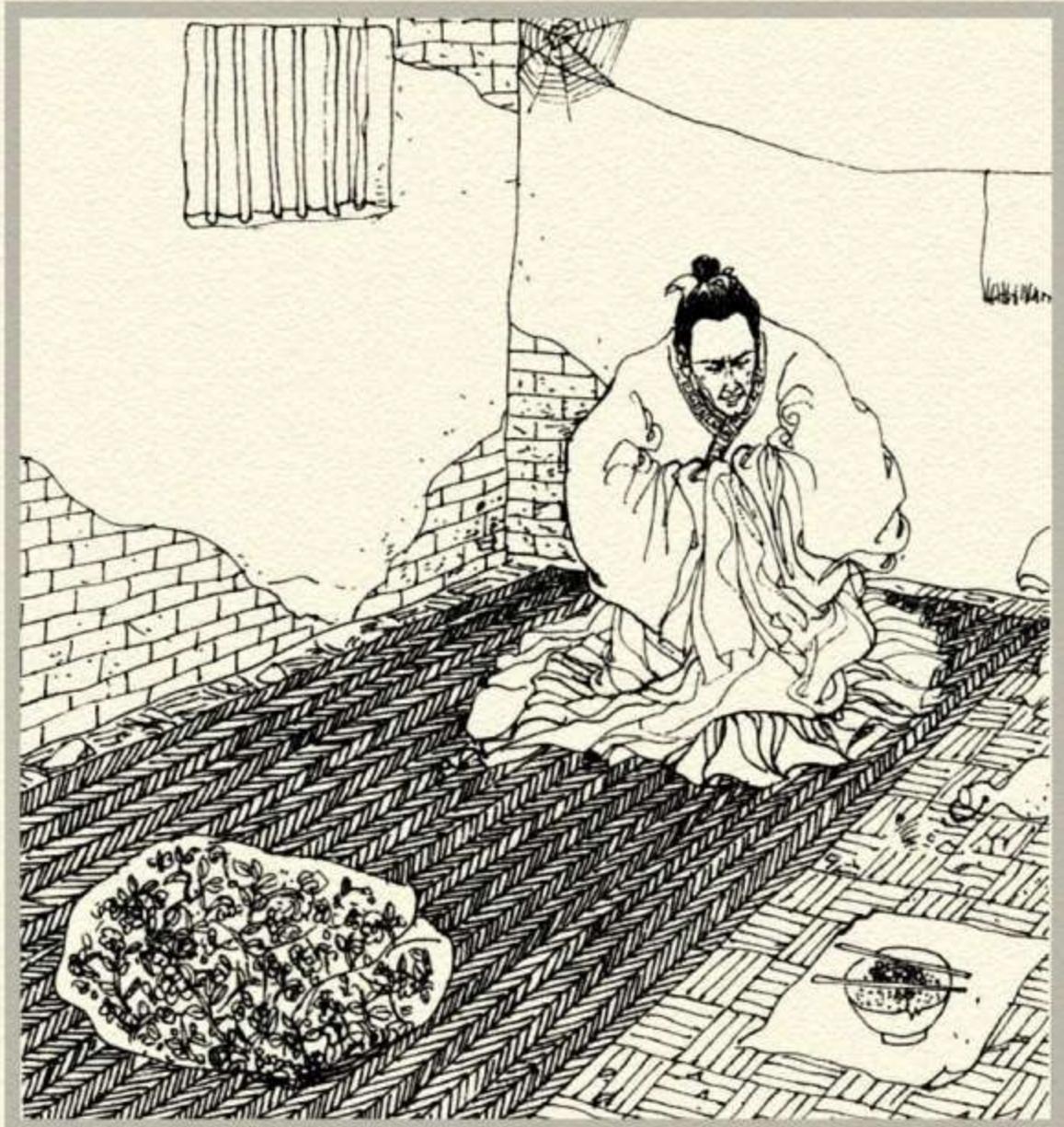
隋知县大声喝叫：「大刑伺候！」如狼似虎的衙役揪起吴蜚卿，动起刑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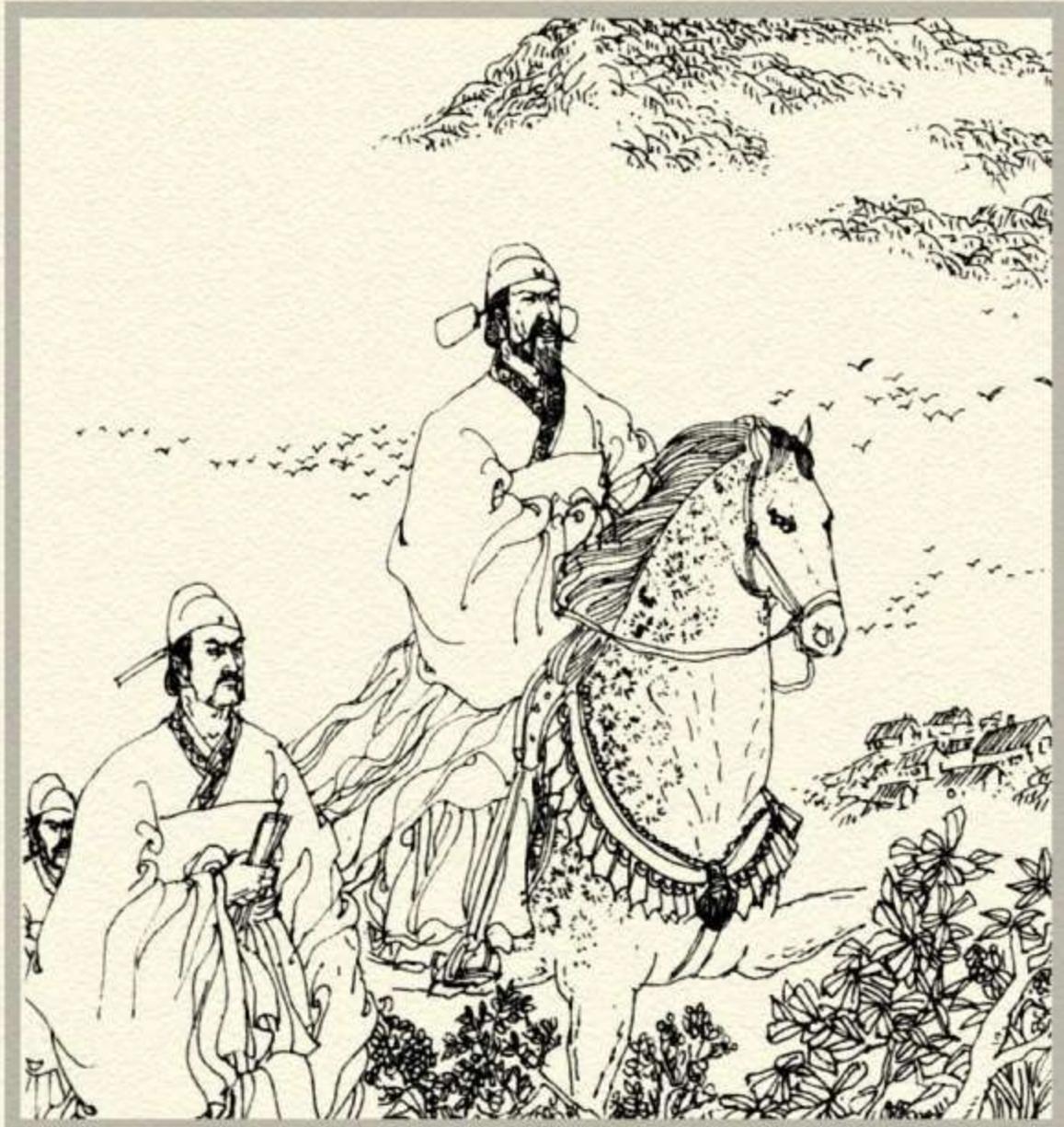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大户子弟，如何熬得这种皮肉之苦，吴斐卿只得一一招认了。一桩人命重案，只经几堂审问，便水落石出，隋知县具文上报州府。



吴玳卿自知必死，
痛悔平素行为不端，
愈觉悲怆
难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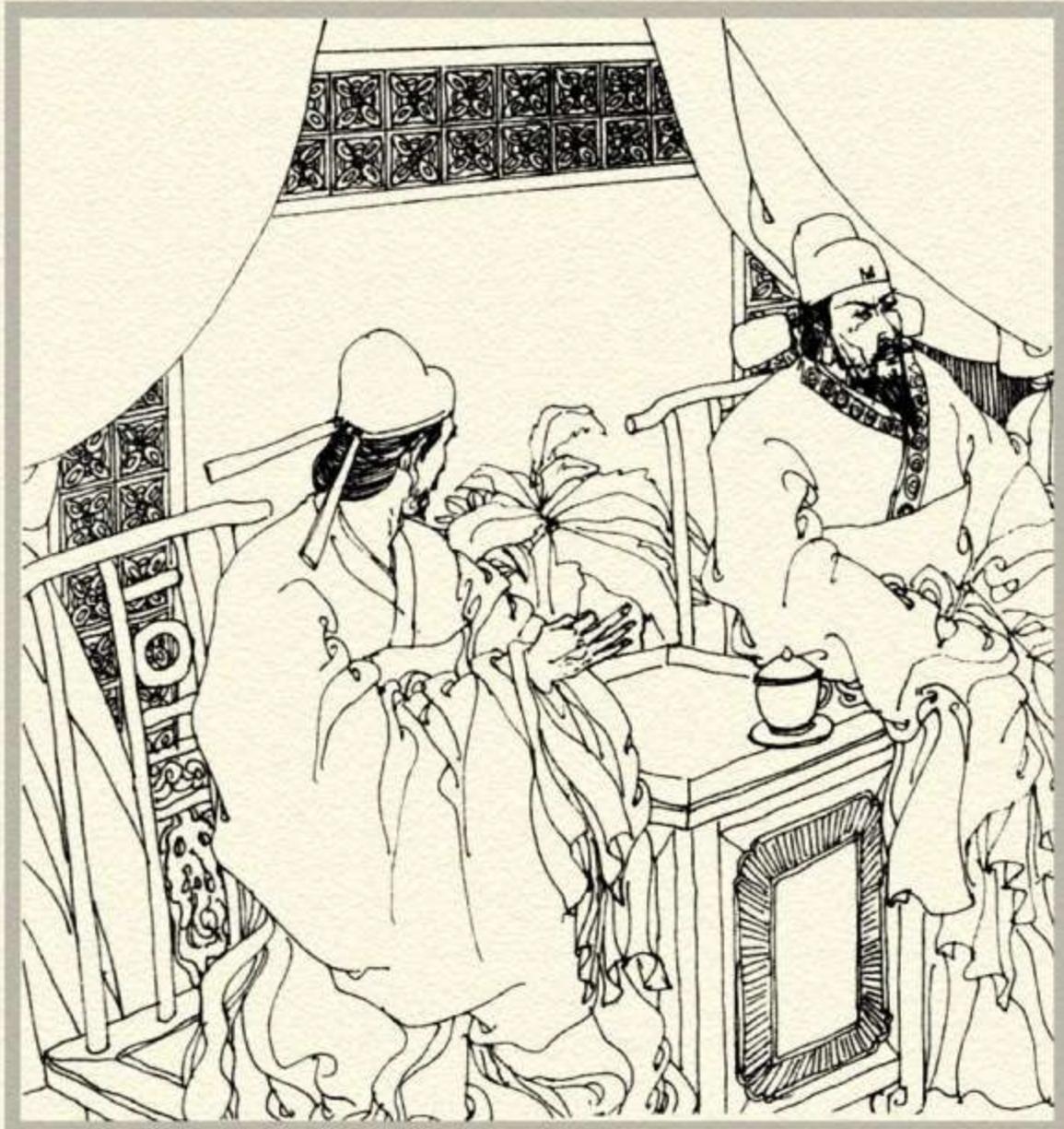
时届初秋，按察司副使周公元亮分道青沂二州，
勘察案件，昭雪冤枉。



他来到益都，翻阅案卷，发现吴蜚卿杀人一案有疑点，便立即召见隋知县，询问此案审理的经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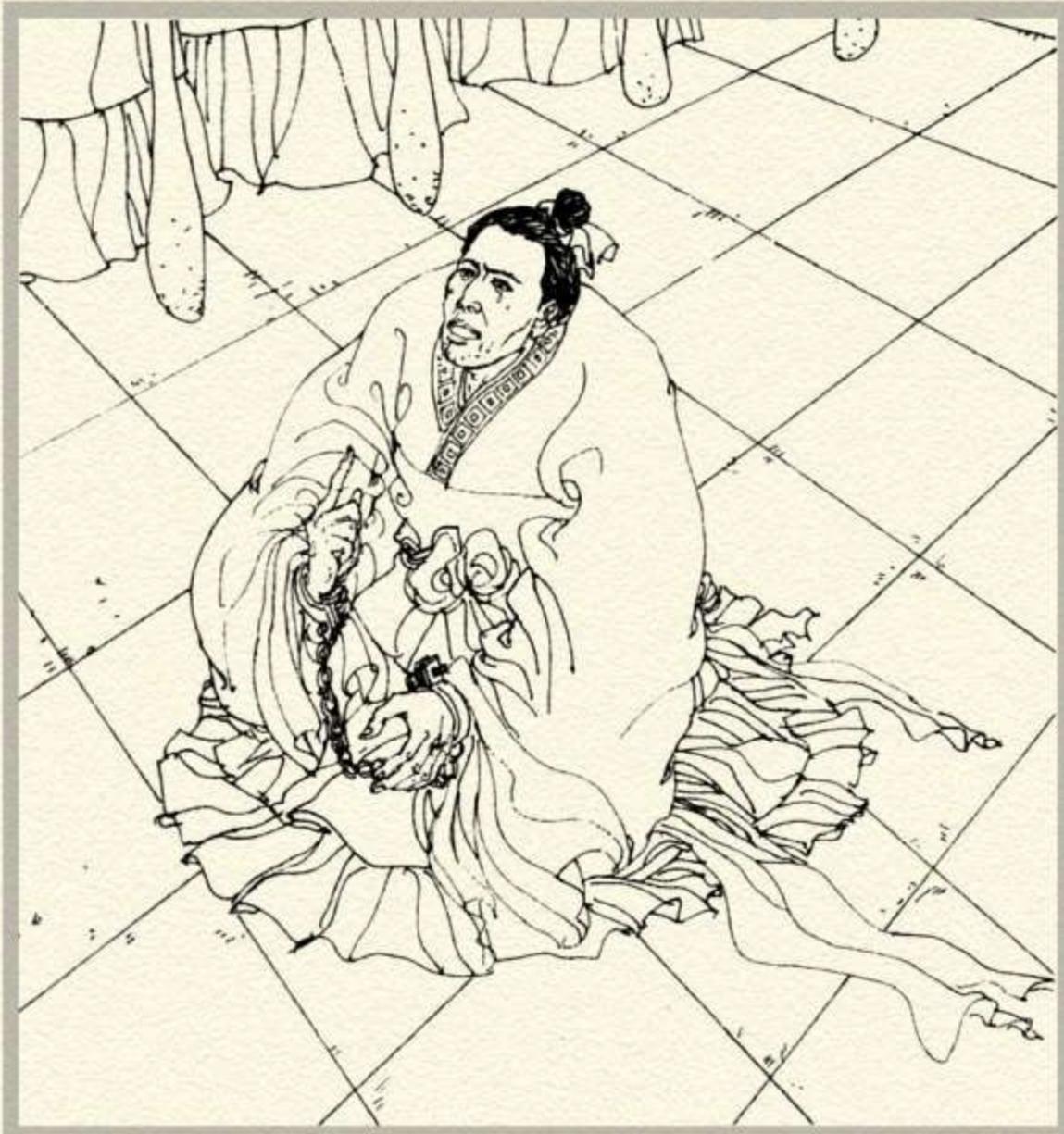
隋知县貌似恭谨，心中却不以为然，故意说：
「此案历时三年，经多次复审，老大人不必再费精神
了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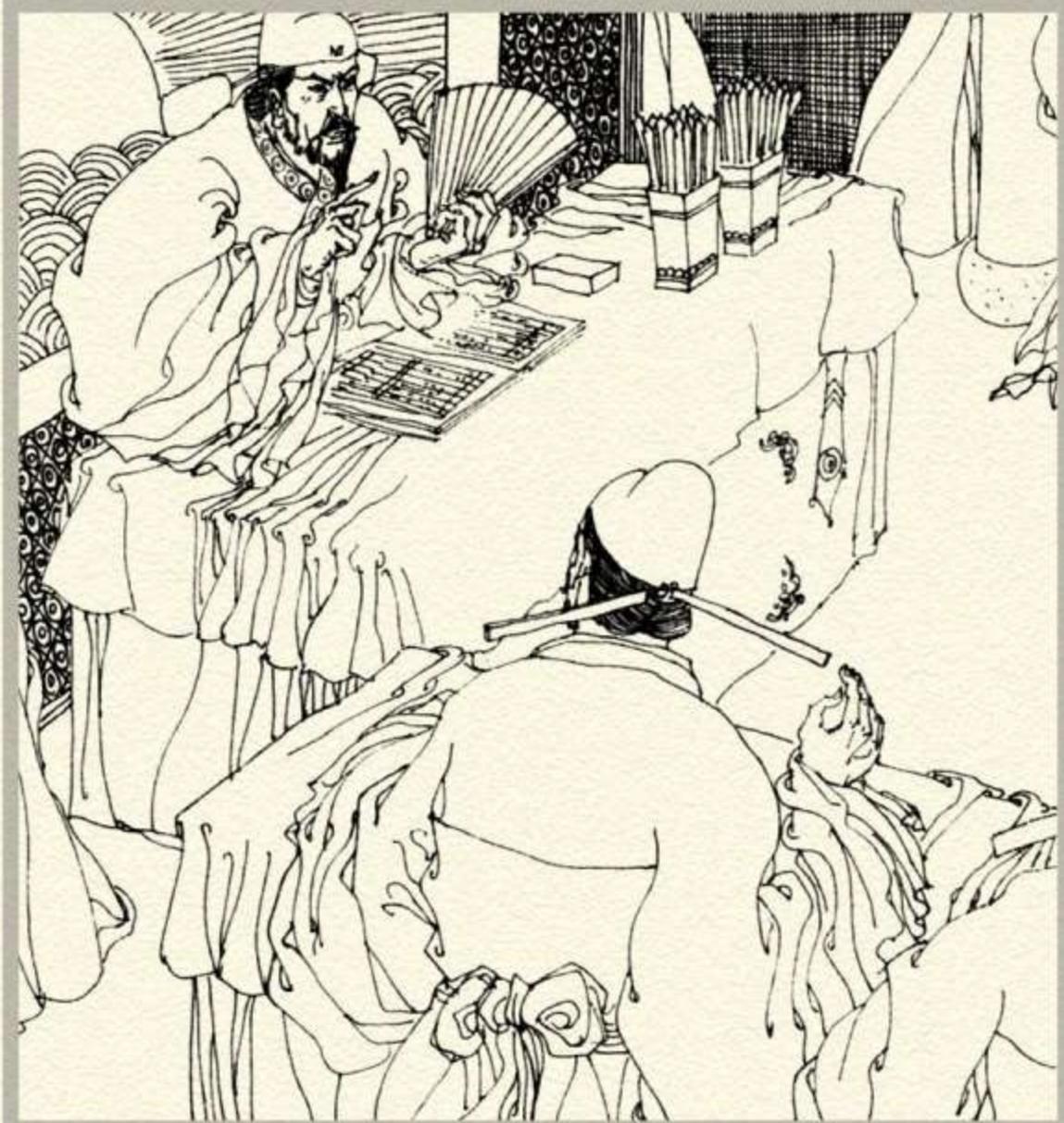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此时不便跟随知县辩论，于是详报到按察司，要求复审吴蜚卿一案。没过几天，司院批下，就在益都正堂会审此案。



吴蜚卿得知消息，如见天日，在大堂上痛哭流涕，
陈述冤枉，并说证物折扇是他人蓄意栽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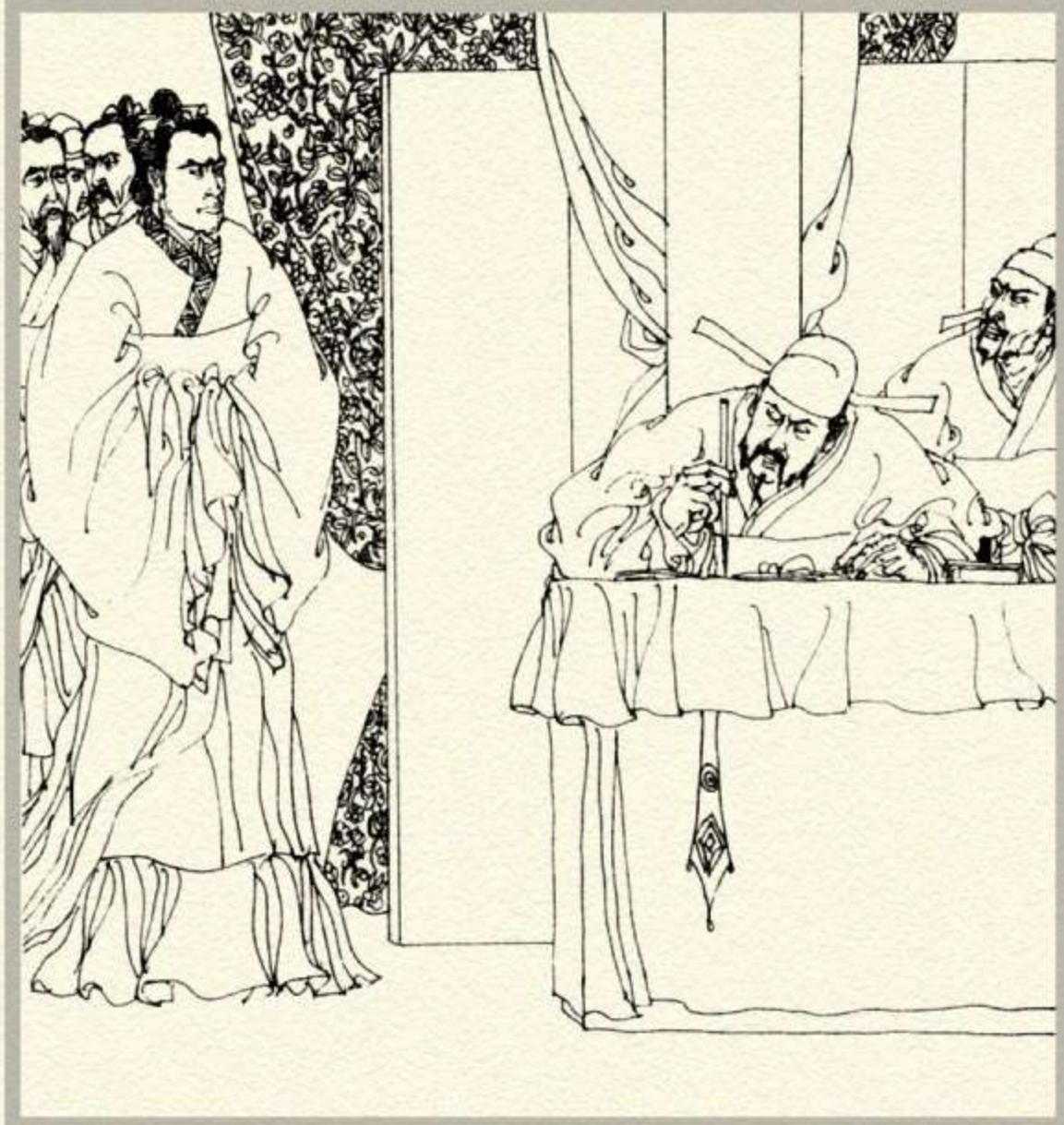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打开折扇，反复察看，问隋知县：「隋大人，这题诗的王晟是什么人？」隋知县支吾半晌才说：「当时卑职只究案情，未反问这王晟是谁。」



周公很不高兴，就说：「这王叔尚未问清，怎能仓促定罪呢？」问得隋知县哑口无言。周公随即吩咐左右，给吴蜚卿脱去刑具，暂羁监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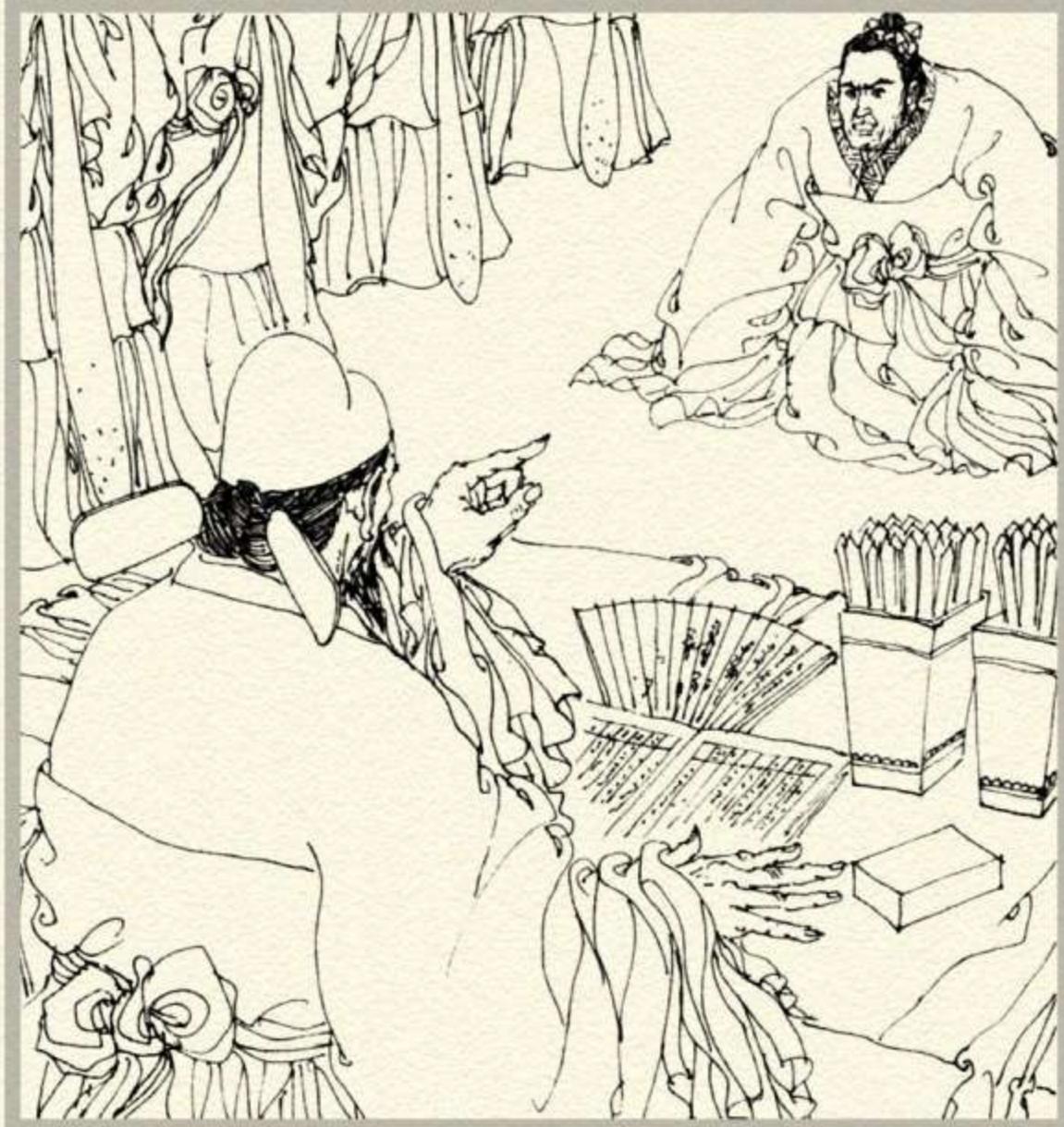
隋知县以为周公受了吴家重贿，故此刁钻翻案，心中着实不服；但自知扇子真伪一节，确是审案的疏漏，因此不敢再有表示，只暗里给范小山使眼色。



范小山会意，跪在当堂，流泪高呼：「请老大人
万勿释放凶手吴蜚卿！望老大人明镜高悬！」一时间，
大堂上下，人人俱有疑惑之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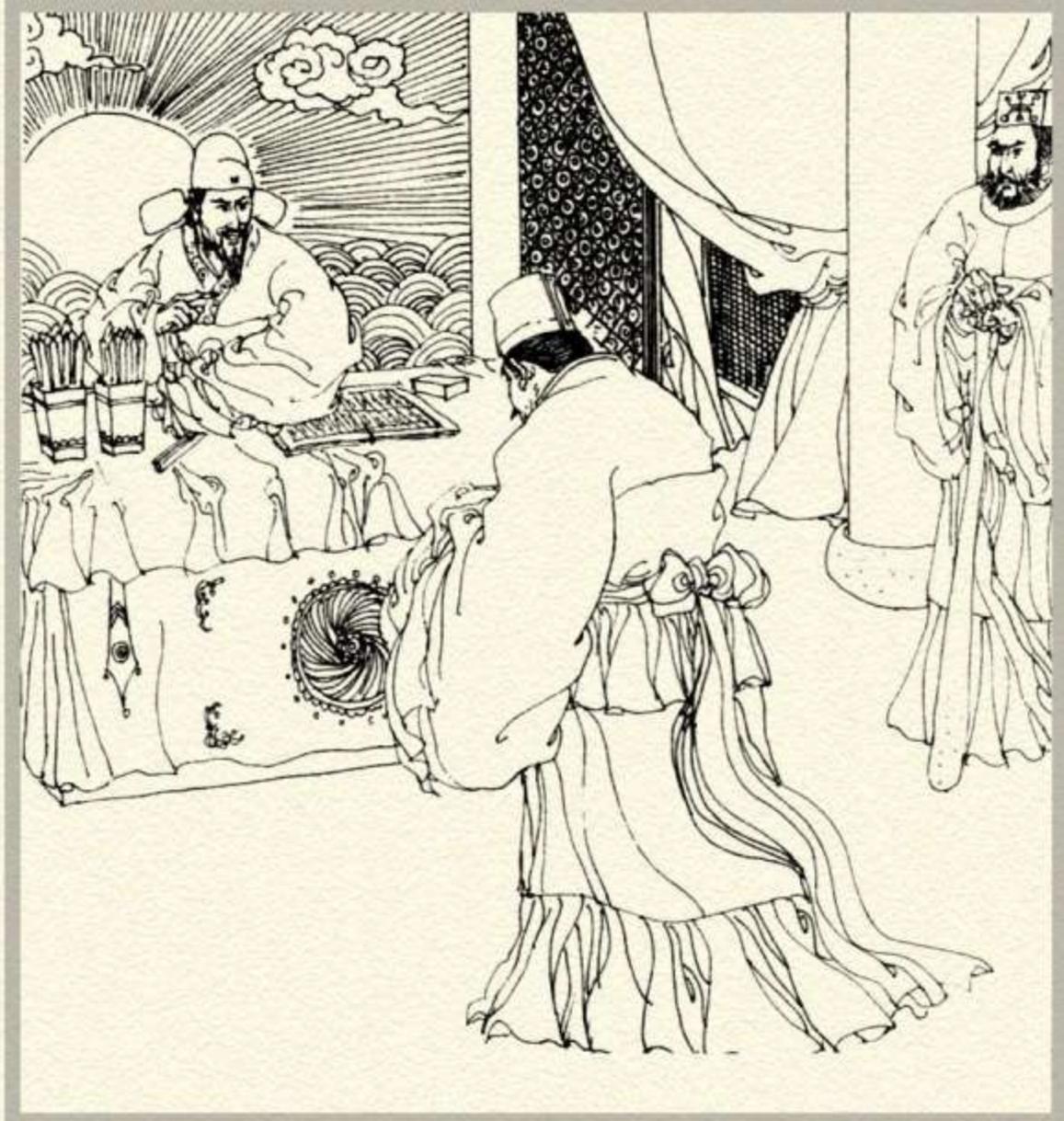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问范小山：「你是想屈杀一人了事，还是想
追出真正凶手？」范小山回答：「愿追出真正凶手。」
周公略一看隋知县，即说：「本道就是这个意思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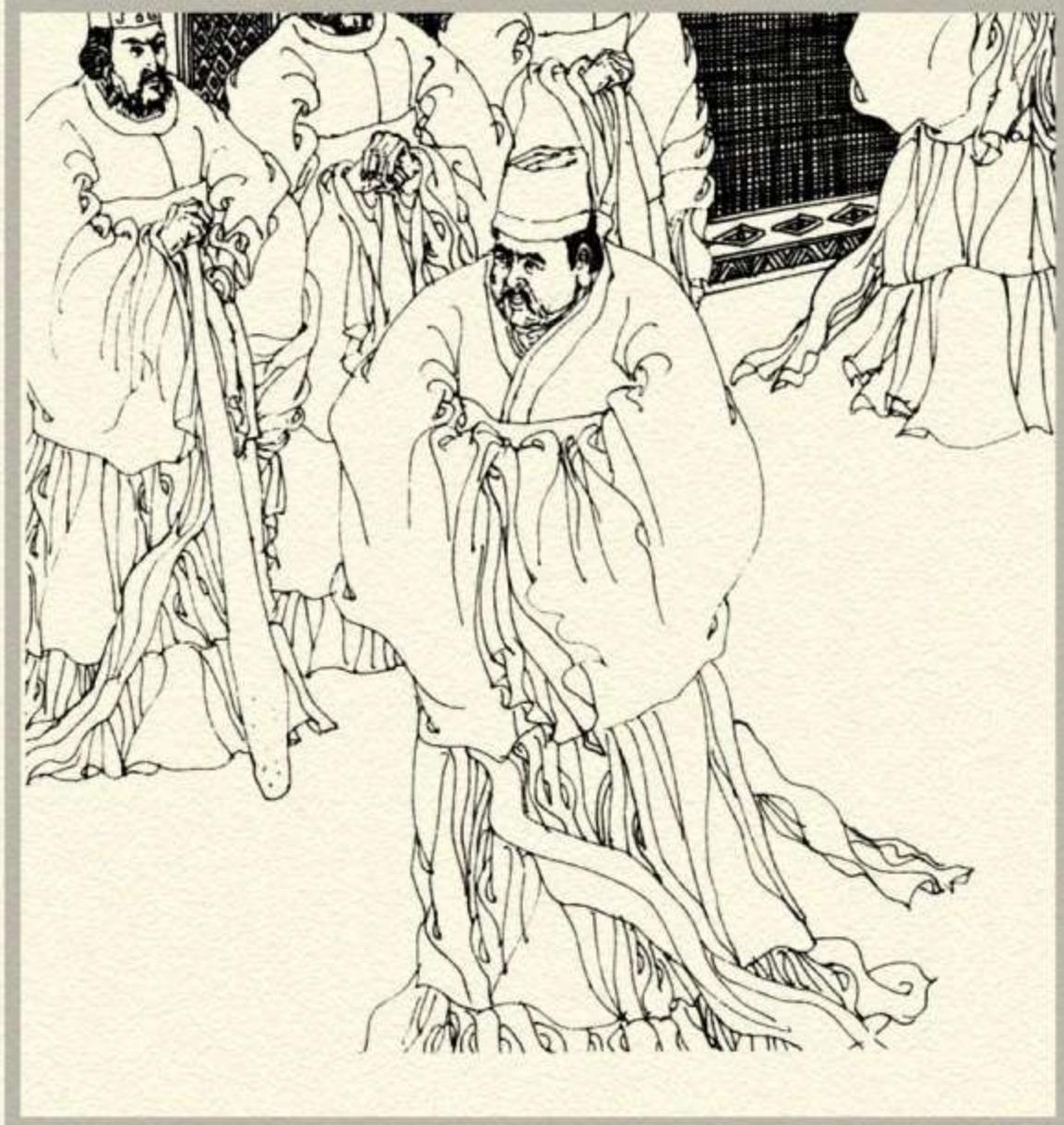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命令捕役去传南关酒店掌柜来见。究竟什么
原因，谁也猜不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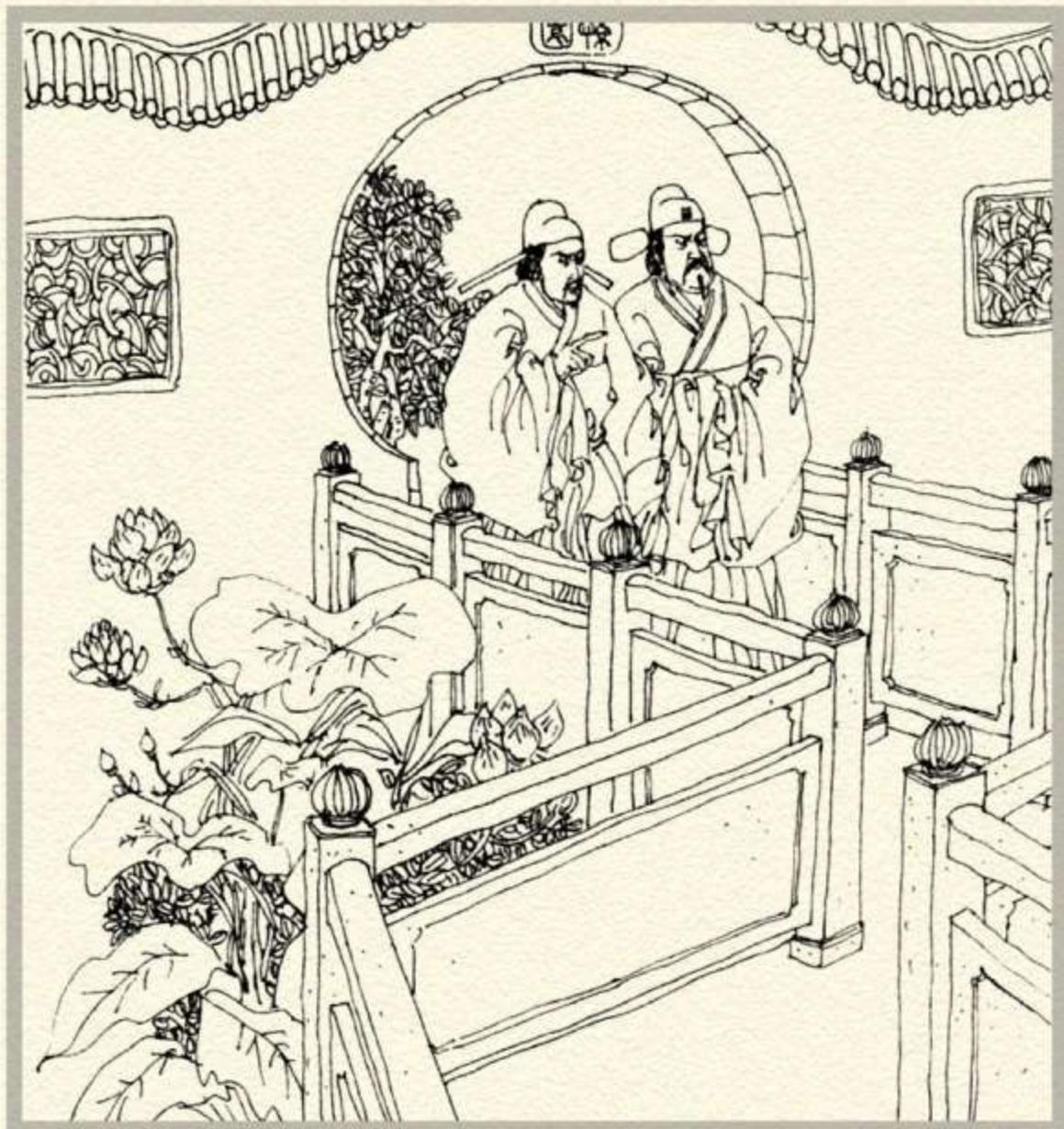
酒店掌柜来到大堂，不胜惶恐。周公好言相慰，然后问道：「你店里东壁上有一首李秀题的诗，这李秀是什么人，你能说清楚吗？」



酒店掌柜想了半晌才说：「去年年底，有几位日照县秀才来喝酒，这诗怕是他们写的。至于别的情况，小人便知道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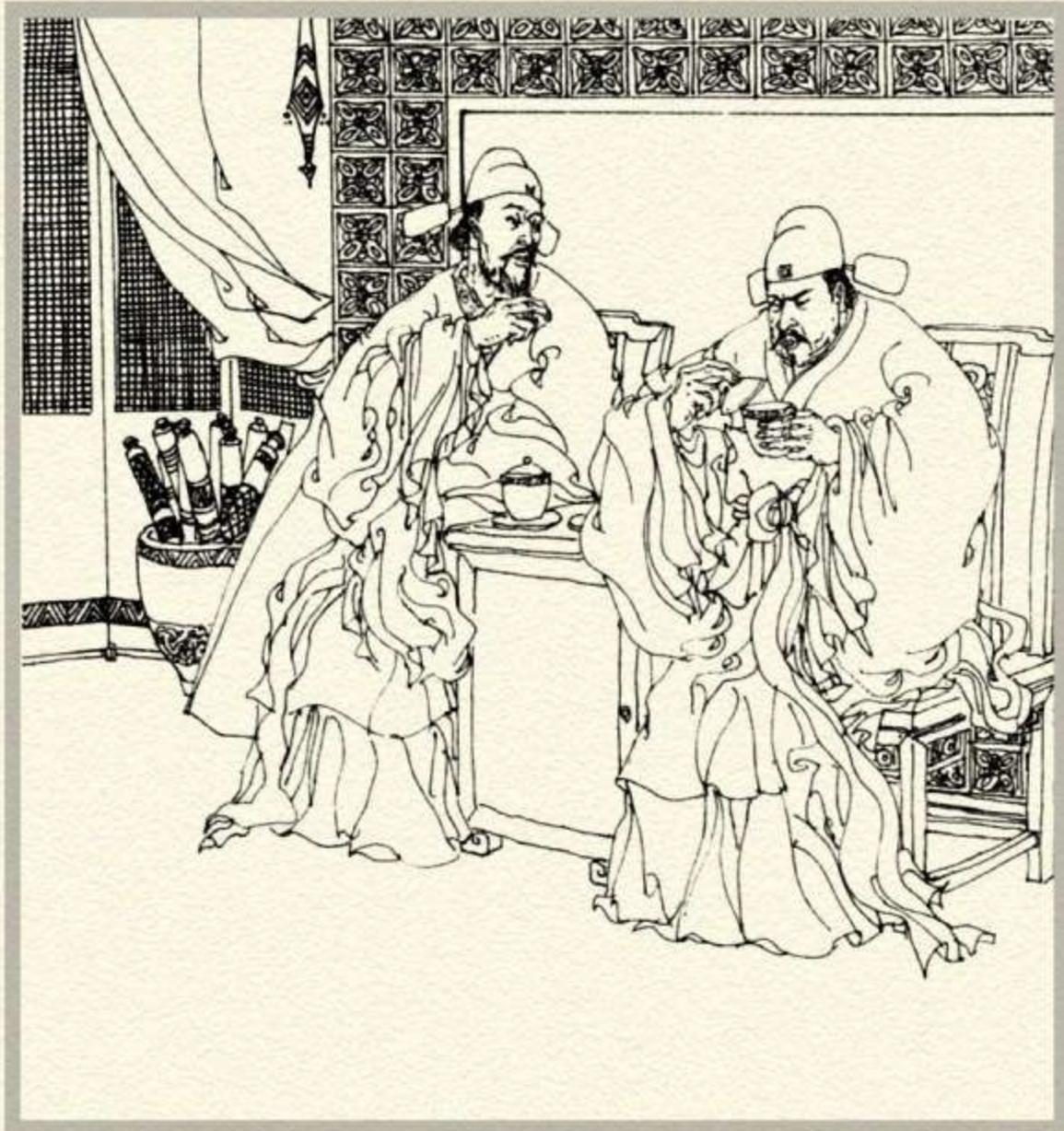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打发酒店掌柜回去，随即退堂，一千人证回家听候传讯。隋知县猜不透周公的用意，便把会审的情况禀报青州知府陈大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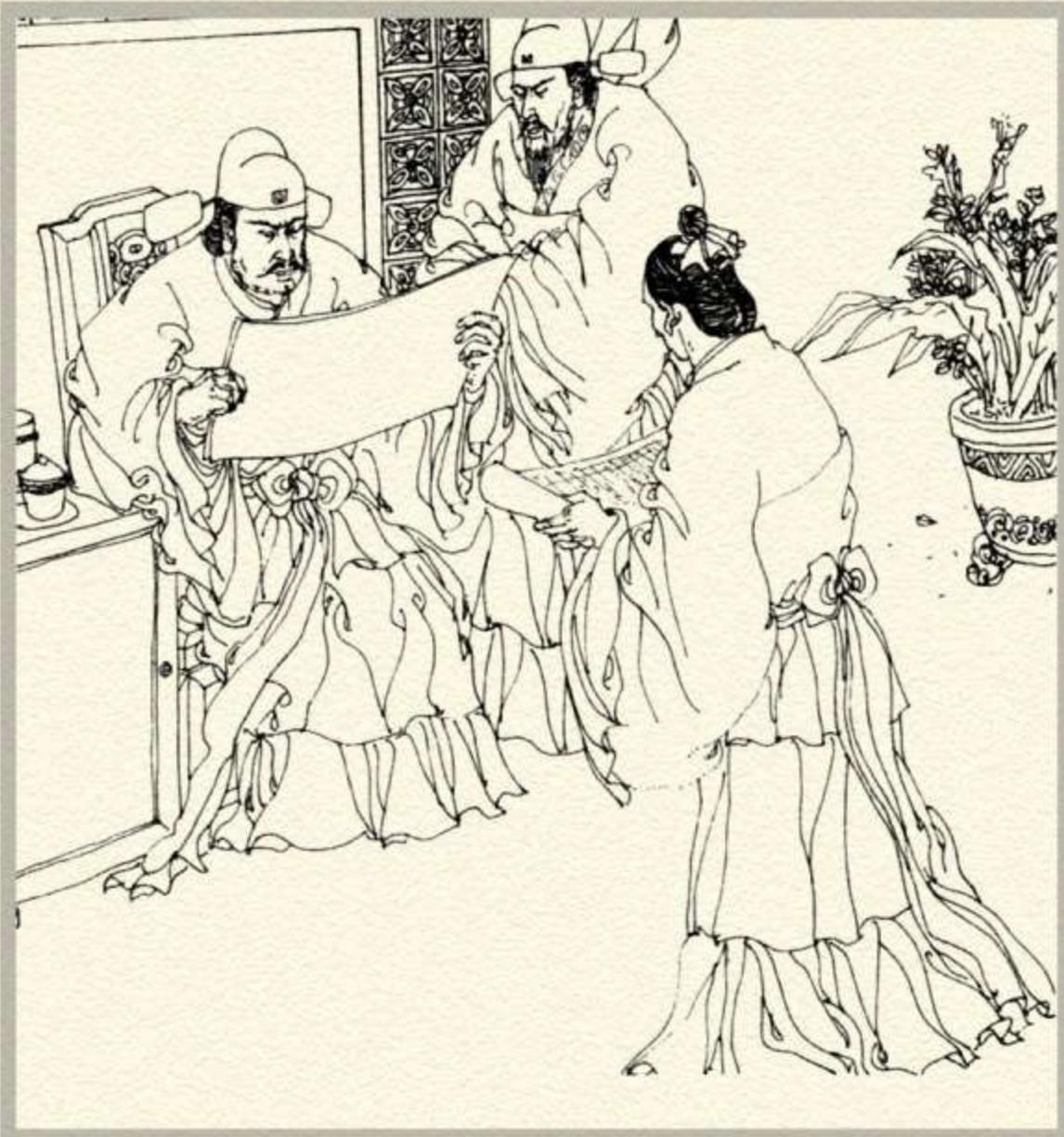
摸一摸底细。
陈知府也怀疑周公受了贿赂，连夜去见周公，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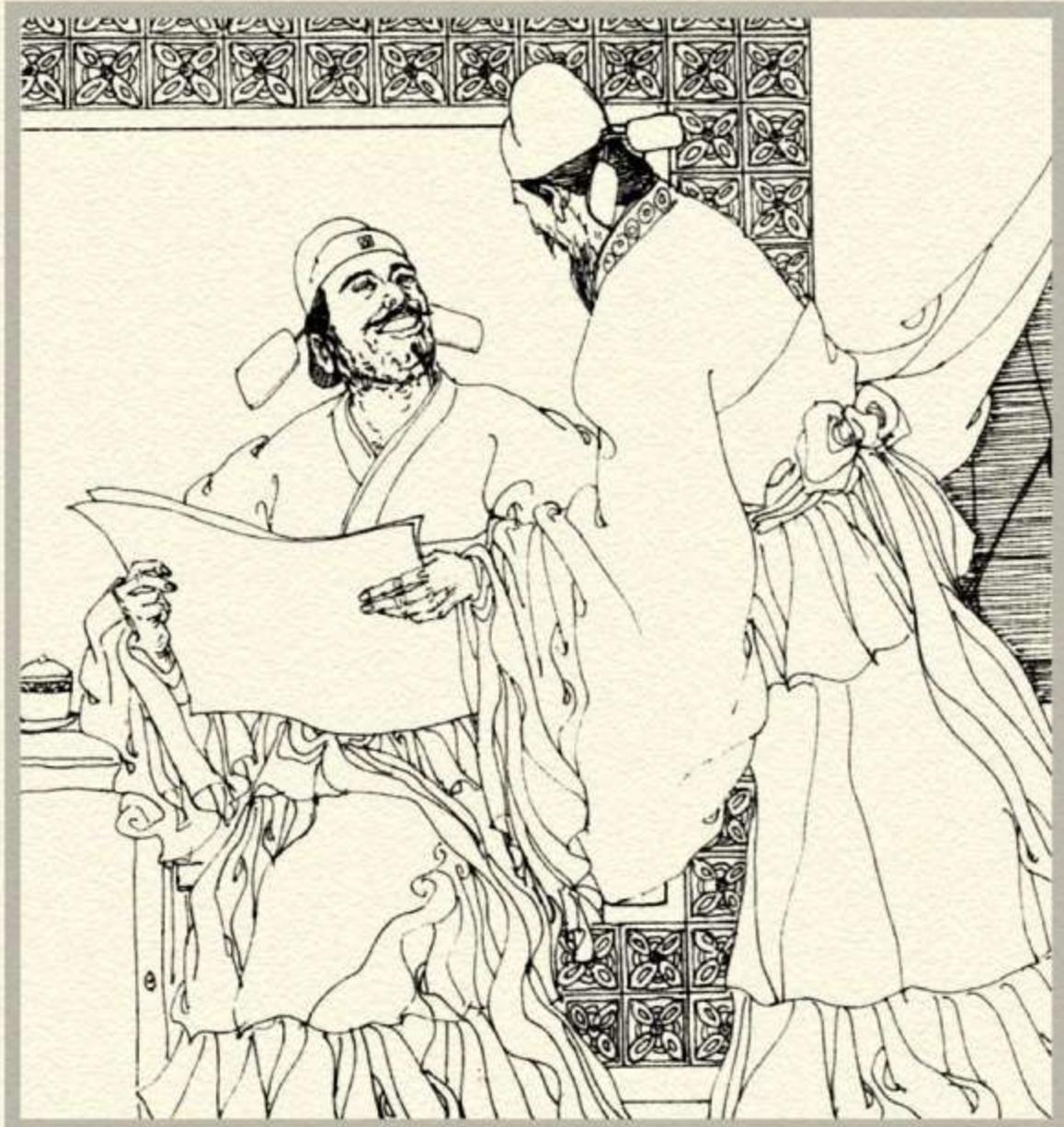
坐定以后，陈知府说：「大人断狱果决，卑职实在佩服，只是此案重大，目前为吴蜚卿脱去刑具，恐怕不大妥当吧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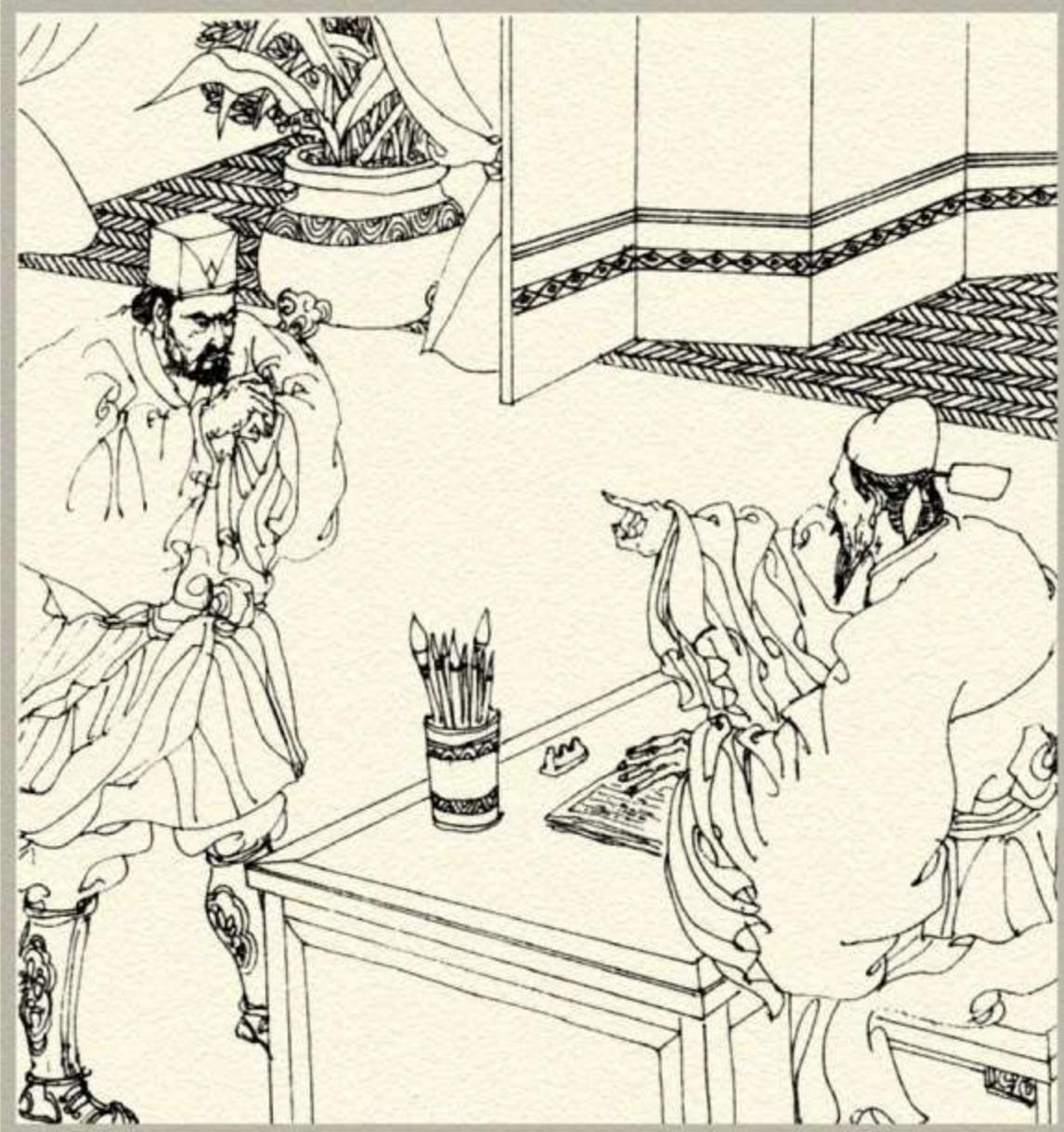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已知陈知府的来意，便叫人取出案卷，说：「卷内写明，贺氏被杀是在四月上旬，天气犹寒，当夜又有阴雨，吴蜚卿怎会在仓促间携带扇子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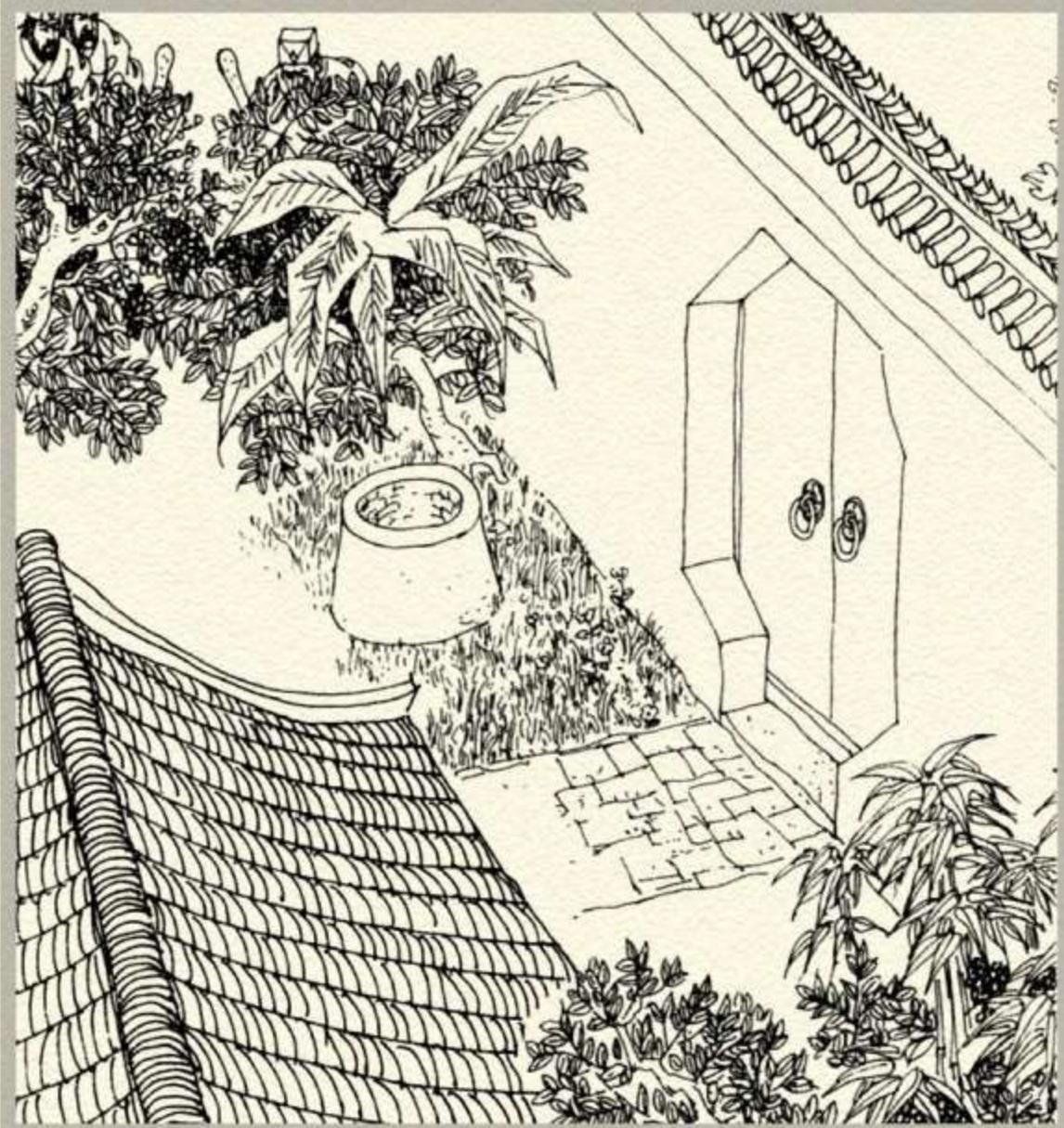
陈知府不禁连连点头说：「大人明鉴！」周公说：「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，只在你用心不用心罢了。」说得陈知府脸上一红一白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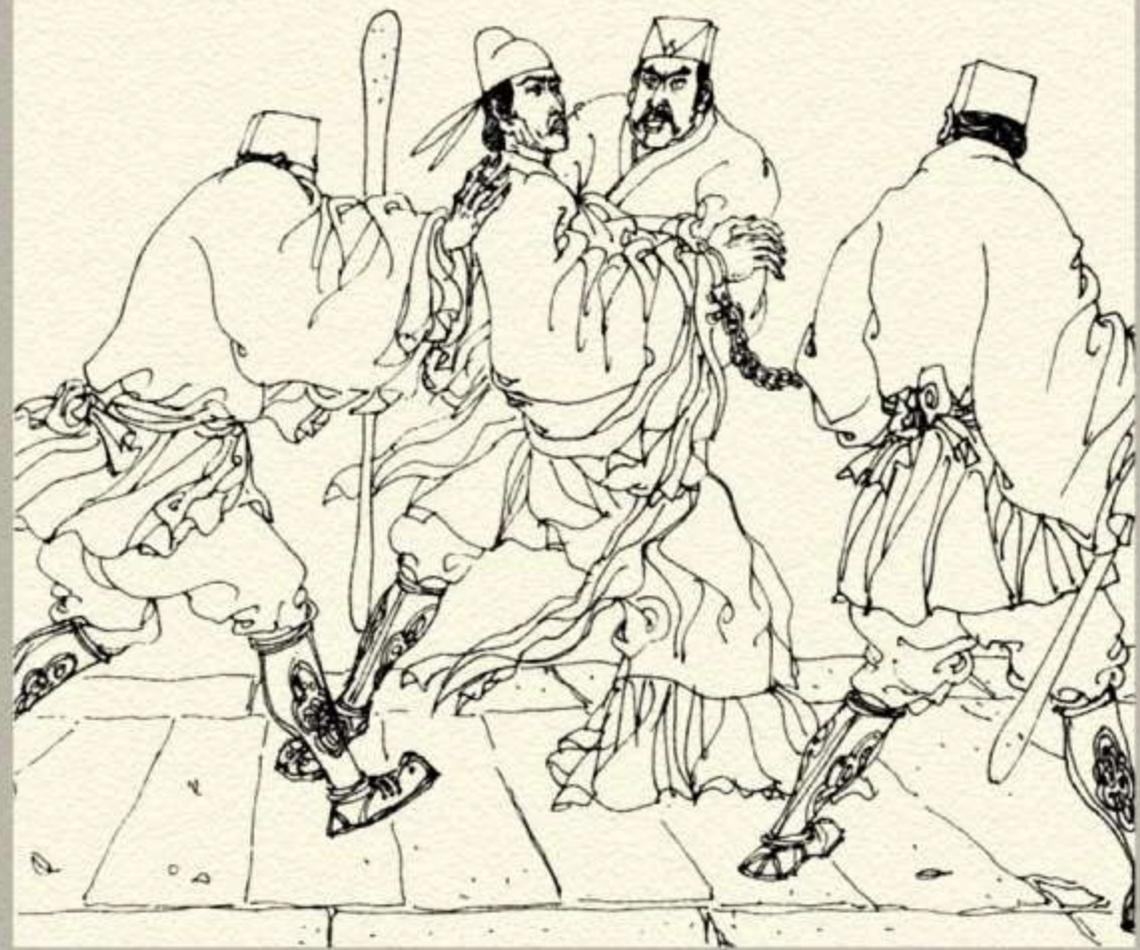
送走陈知府，周公调来生员名册，内中果然有李秀名字，系日照县秀才，于是就派捕役前去，拘传李秀到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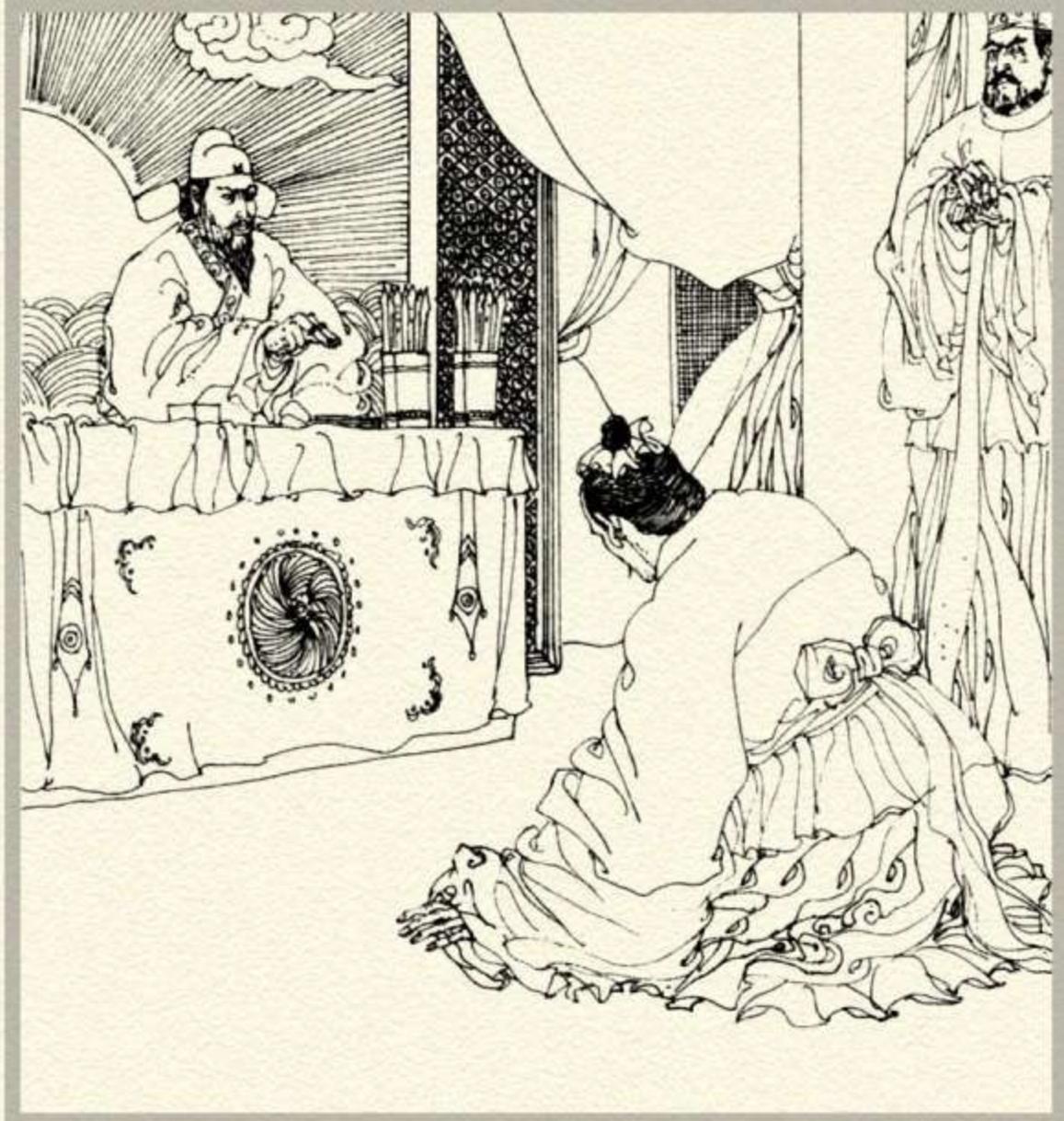
捕役在日照县衙投了文书，日照县又派出两名捕役协助。不巧，那日李秀外出，只得在李家附近隐蔽守候。



一连候了三日，李秀才回来，没进家门，就被益都县役锁了。李秀才不服，捕役也不容他分辩，一路拉扯扯，解到益都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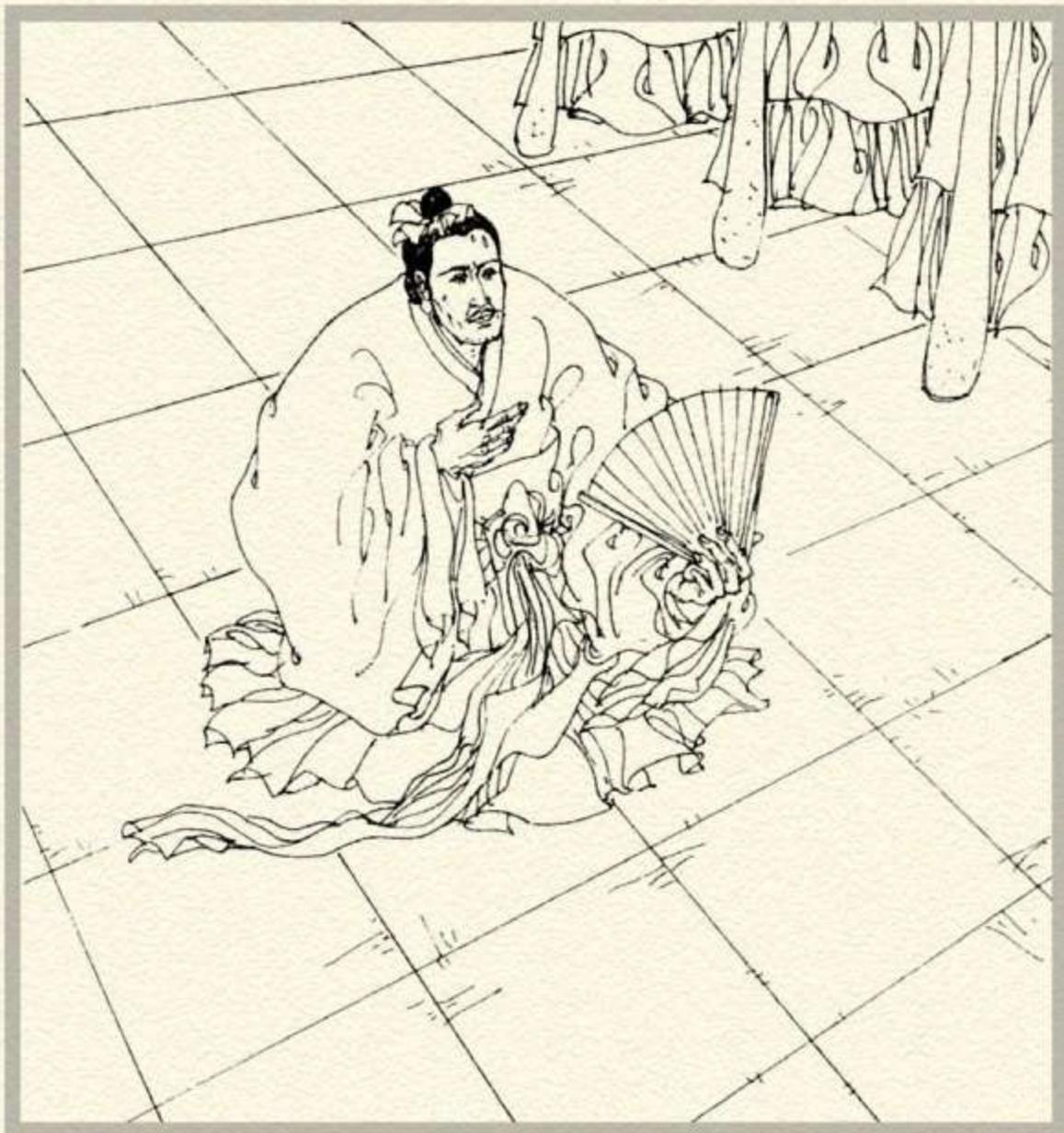
周公升堂，先大喝堂威，李秀张惶失措。周公一
拍堂木，大喝道：「李秀，你身为秀才，为何寅夜杀
人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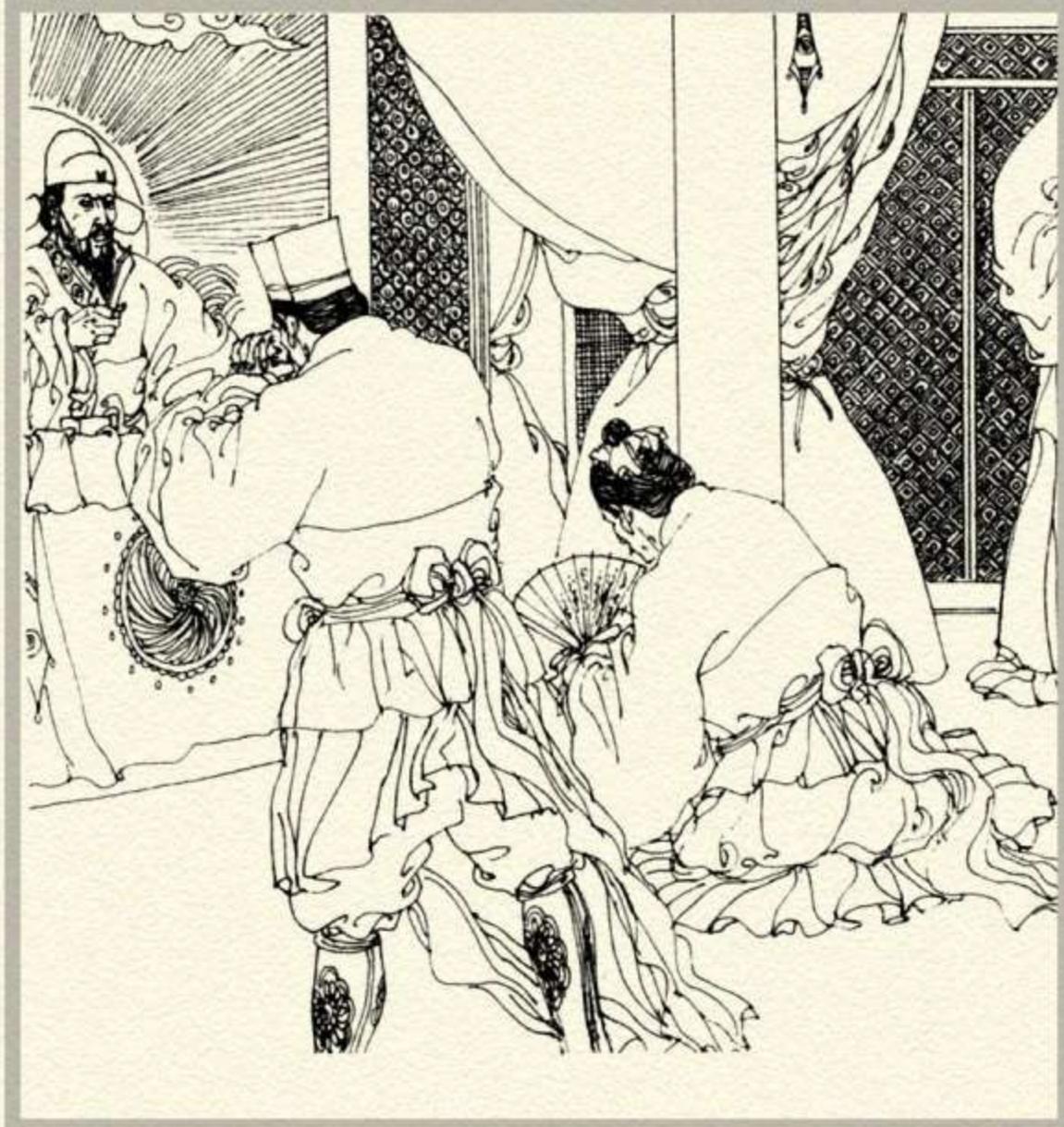
李秀茫然，只得回答：「生员一向谨慎言行，从无越轨之事，望大人明察。」周公便把折扇掷在堂上，说道：「这把折扇就是你杀人的证据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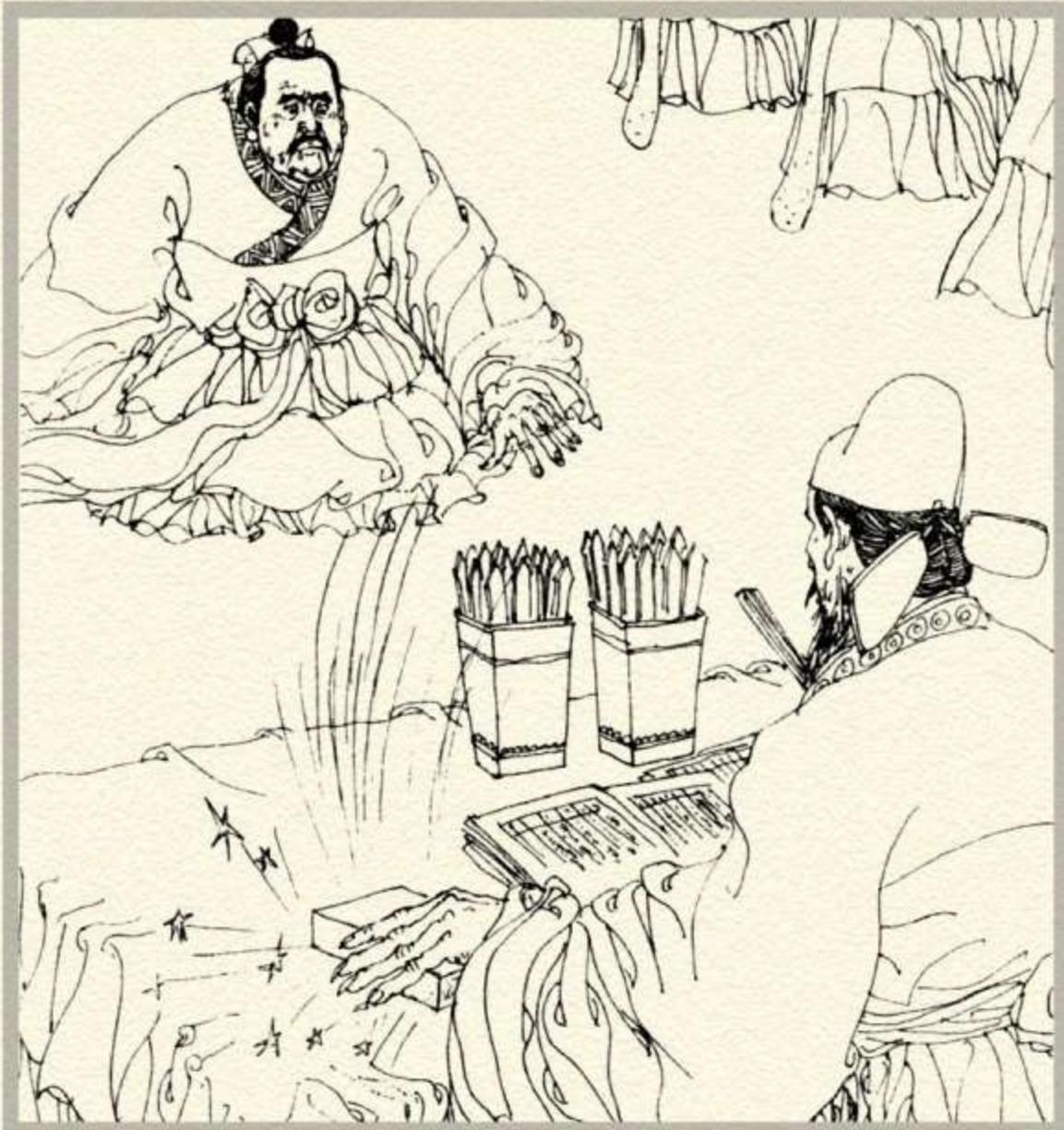
李秀看了折扇，说道：「这把折扇不是生员的。」
周公喝道：「胡说！这诗不就是你作的吗？」李秀忙
说：「这诗确是我作的，可字并非生员所写。」



周公沉吟片刻，问道：「既知你诗，必定是你的朋友，你看这字体，究竟像何人笔迹？」李秀说：「看这笔迹很似沂州王佐所写。」周公随即派人去拘传王佐。



拘来王佐，周公升堂，厉声喝问：「为何假托王
辰书写扇面？」只吓得王佐魂飞魄散，从实招认了。



原来，王佐住在西门里张成铁铺里。张成拿一把折扇，求他写字，并说：「表兄王晟写的不好，朋友烦写又不好推辞，故此转托王佐代笔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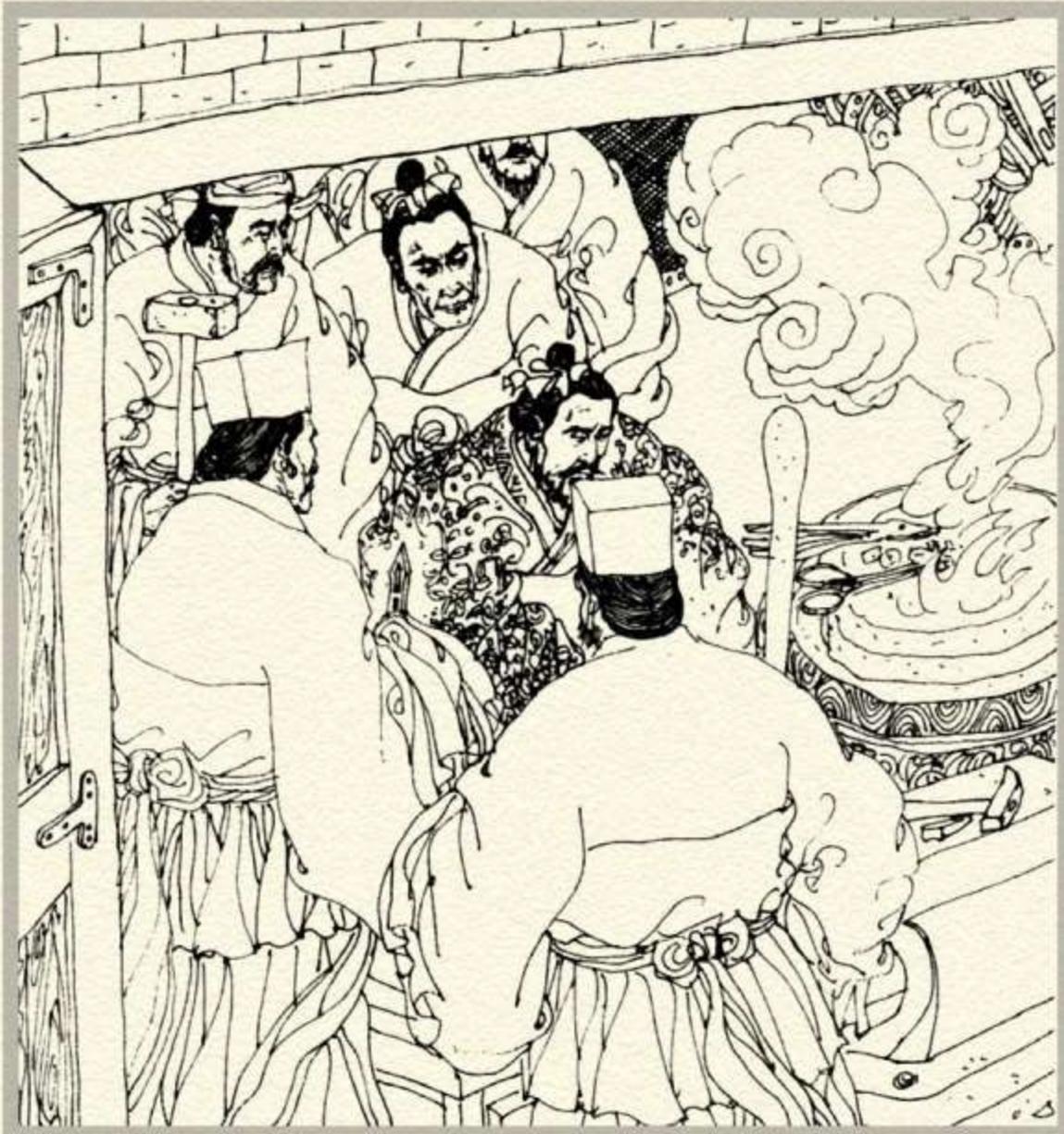
王佐并不认得王辰，只是碍着张成的情面，不好推却，便冒名写了。写什么呢？当时就想起了李秀的这首诗。那天晚上，张成还特意请王佐喝了一顿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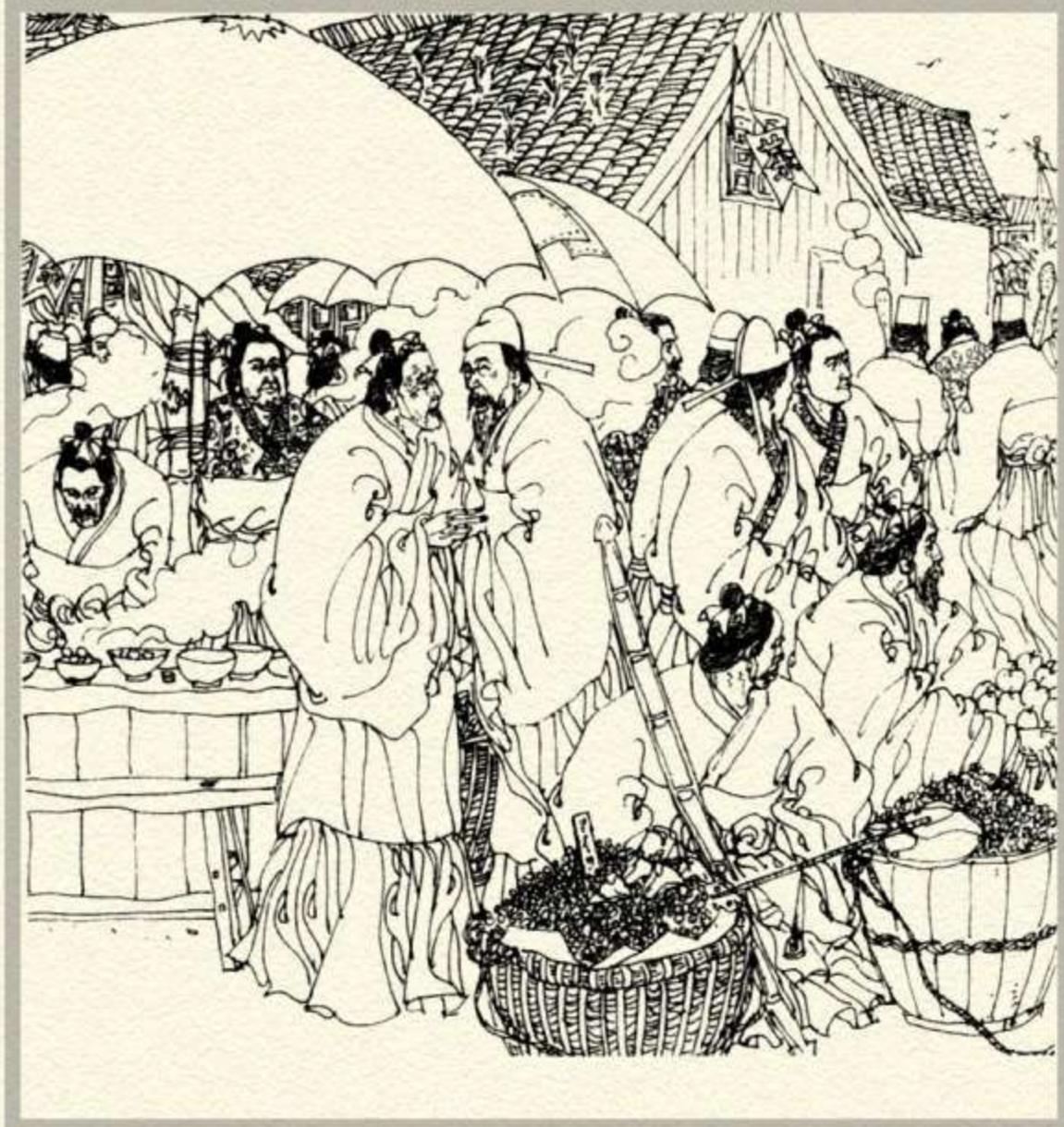
审问到此，周公对隋知县说道：「隋大人，一把折扇尚有这样许多曲折，人命关天，你我能不慎重吗？」隋知县连忙离座，躬身谢罪不迭。



这时张成正在铁铺指点伙计们干活，两名捕役进来，喊道：「张成，你杀人的事发了！」张成闻听吓得面色如土，瘫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


捕役把张成拉出铁铺，街市上已经轰动开了，人们纷纷议论：「看起来这吴蜚卿真是冤枉了！」



在大堂上，张成企图抵赖，只经一拶，就供出杀害贺氏的全部经过。



原来，张成铁铺距范小山家仅有半里，因见贺氏貌美，使得他朝思暮想，艳羨垂涎，一有空闲就跑到范家附近，伺机偷觑贺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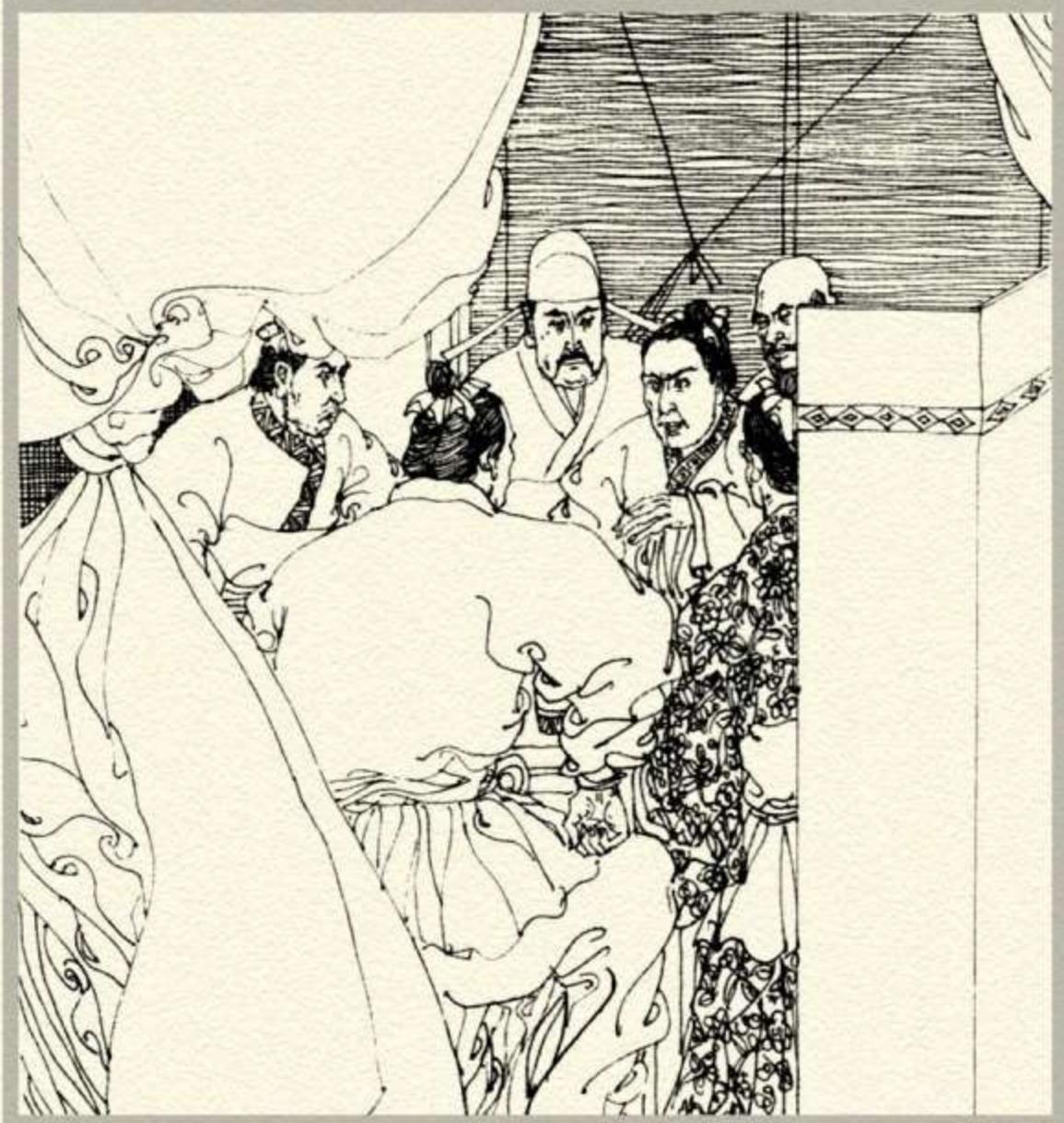
贺氏在门前大骂吴蜚卿的那天，张成正在街上，便走上前有话没话地帮腔劝说。



众人劝回贺氏，张成就跟人们继续闲聊。说到吴
蜚卿，他更是加油添醋：「那小子，没人性，他对亲
姐妹也不放过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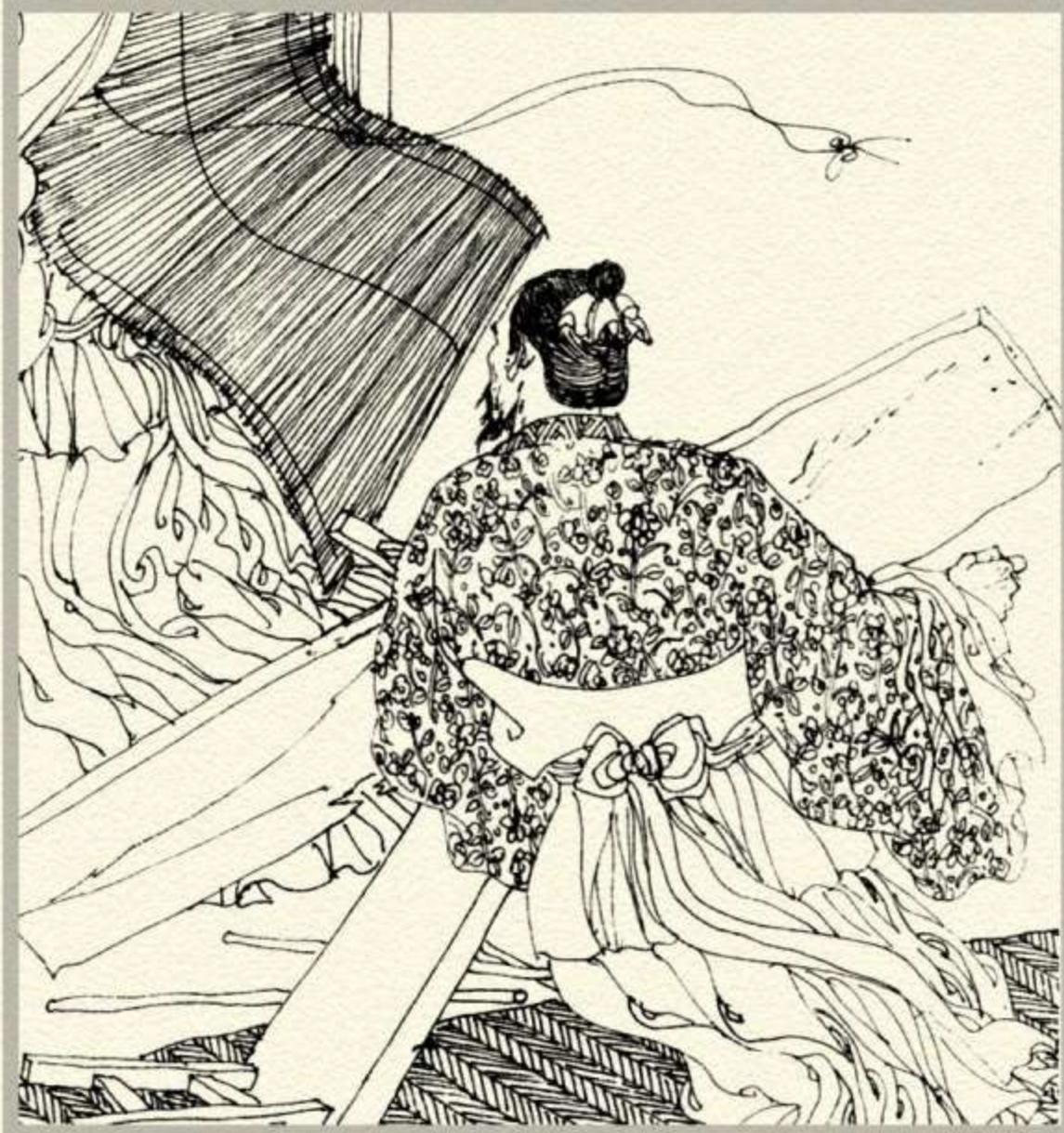
这话很快就传到吴蜚卿耳朵里。吴蜚卿如何吃得
这话，便约了他的朋友们商量，找机会教训张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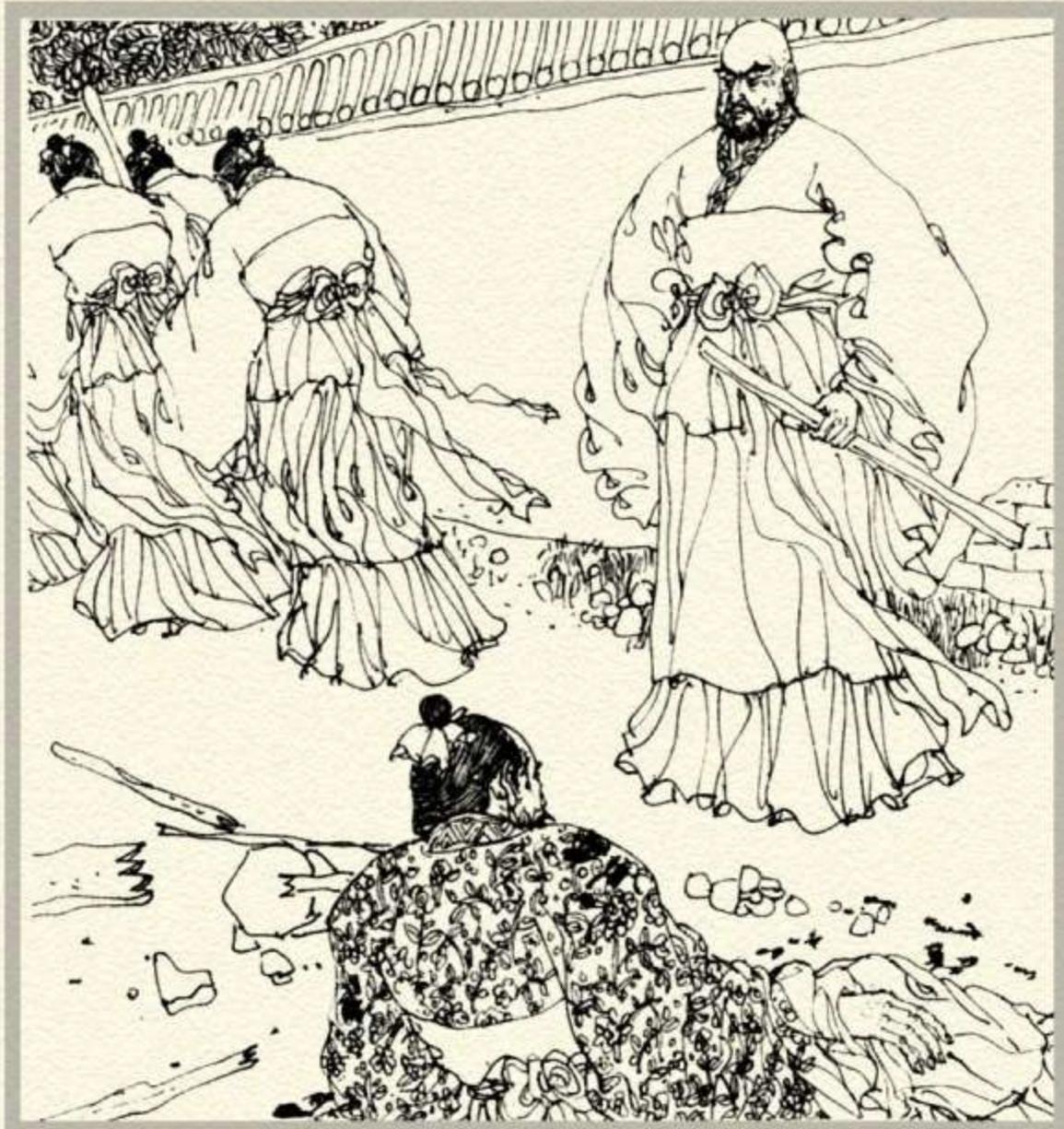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张成独坐铺里算账，吴蜚卿进来笑嘻嘻地说：「张成，你说少爷没人性，今天少爷要在你老婆身上找个乐子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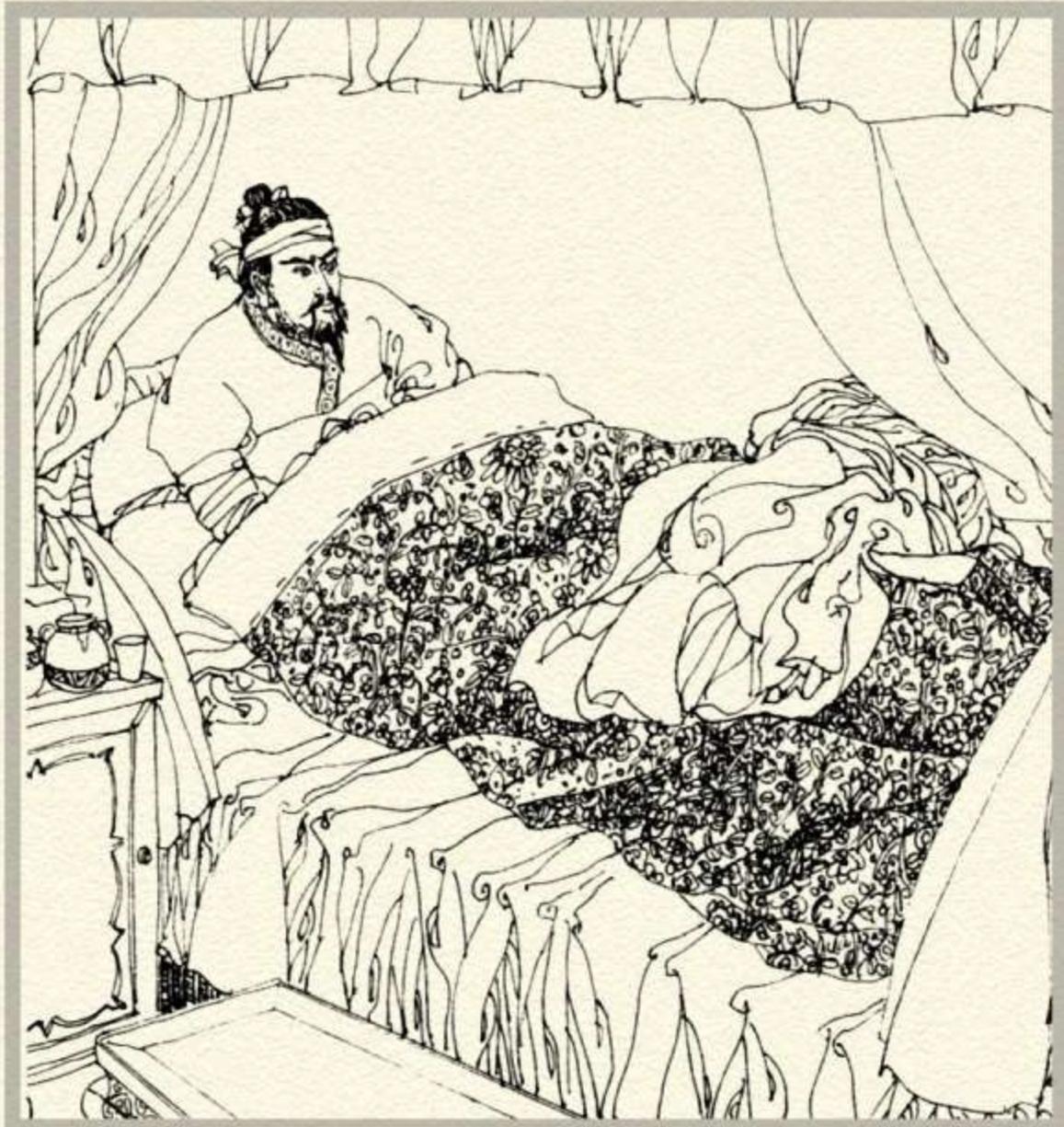
张成知道吴蜚卿定来找碴儿，见他只是一个人，就要动手厮打。吴蜚卿不等张成贴近，一扭身就出了铁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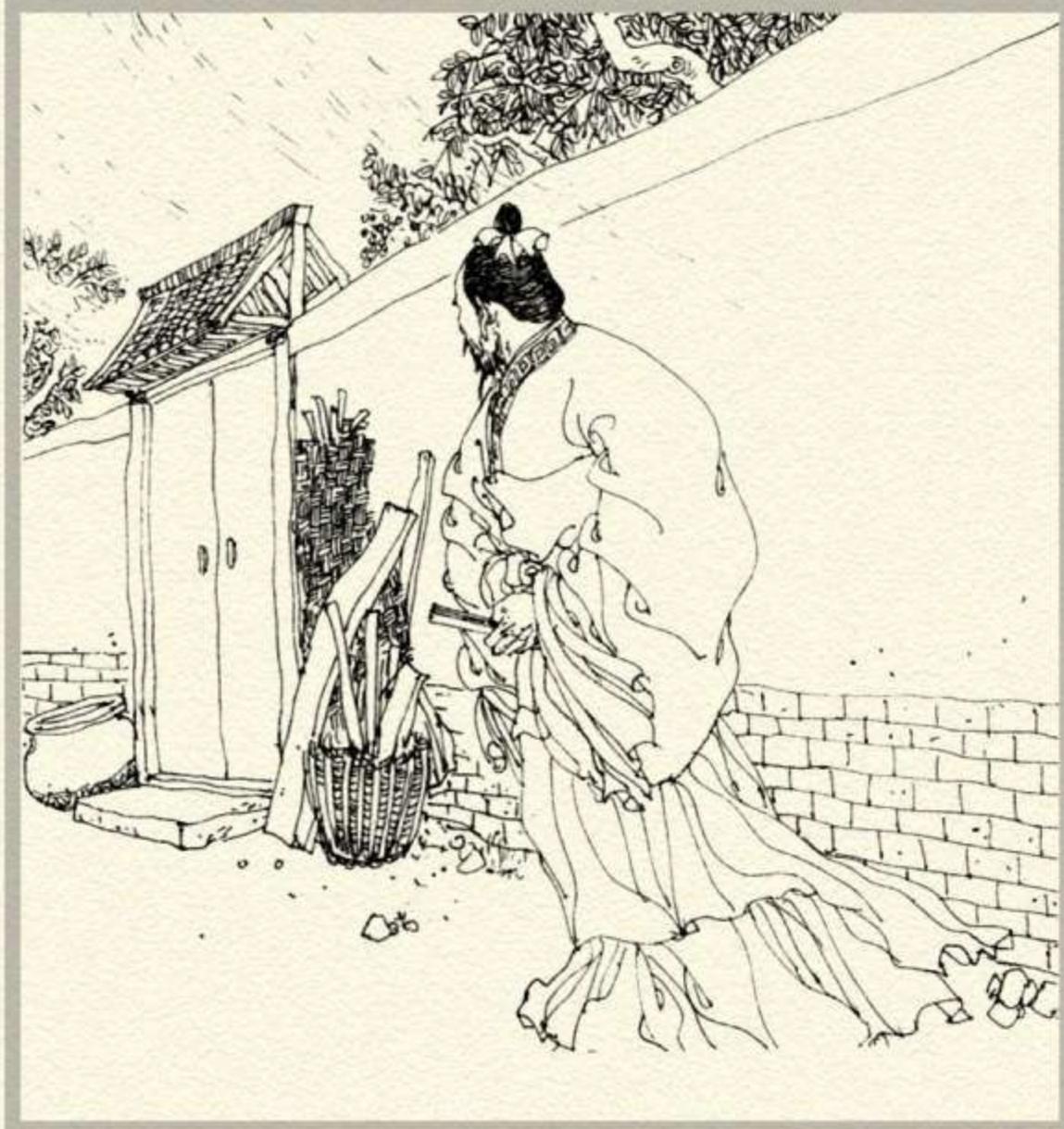
张成追出门外，哪知外面早埋伏了吴蜚卿的朋友，一拥而上，把他掀倒在地，就是一顿饱打。最后，吴蜚卿一连踢了他几脚，才恨恨地离去。



张成足有一个多月没出门，躺在家里养伤。他自知敌不过吴蜚卿，要出这口怨气，必须想个蹊跷的主意害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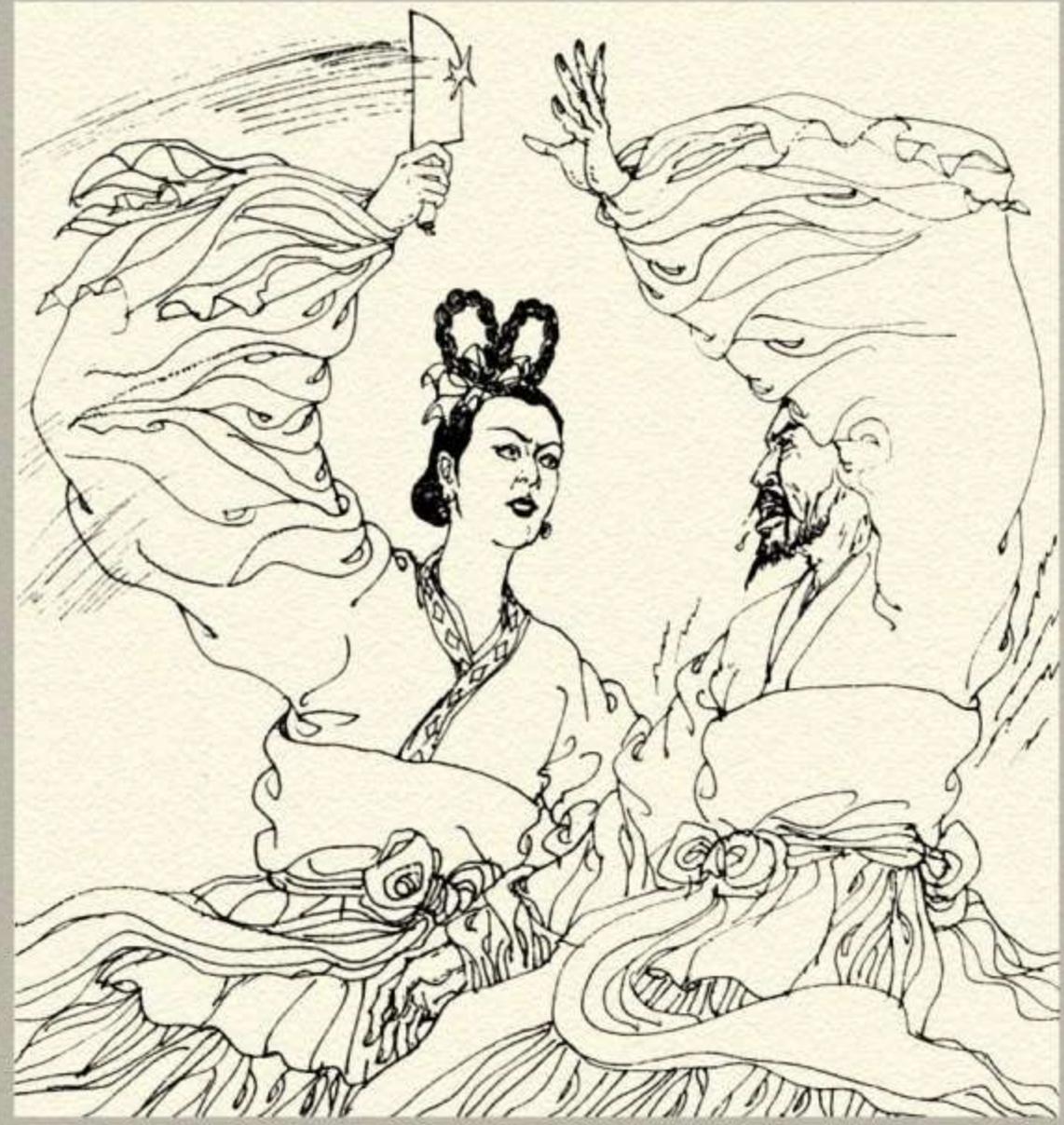
没过多久，张成就得知范小山外出，认为机会到了。那天，人静后，他就揣了早已备好了的折扇，冒着小雨，潜入了范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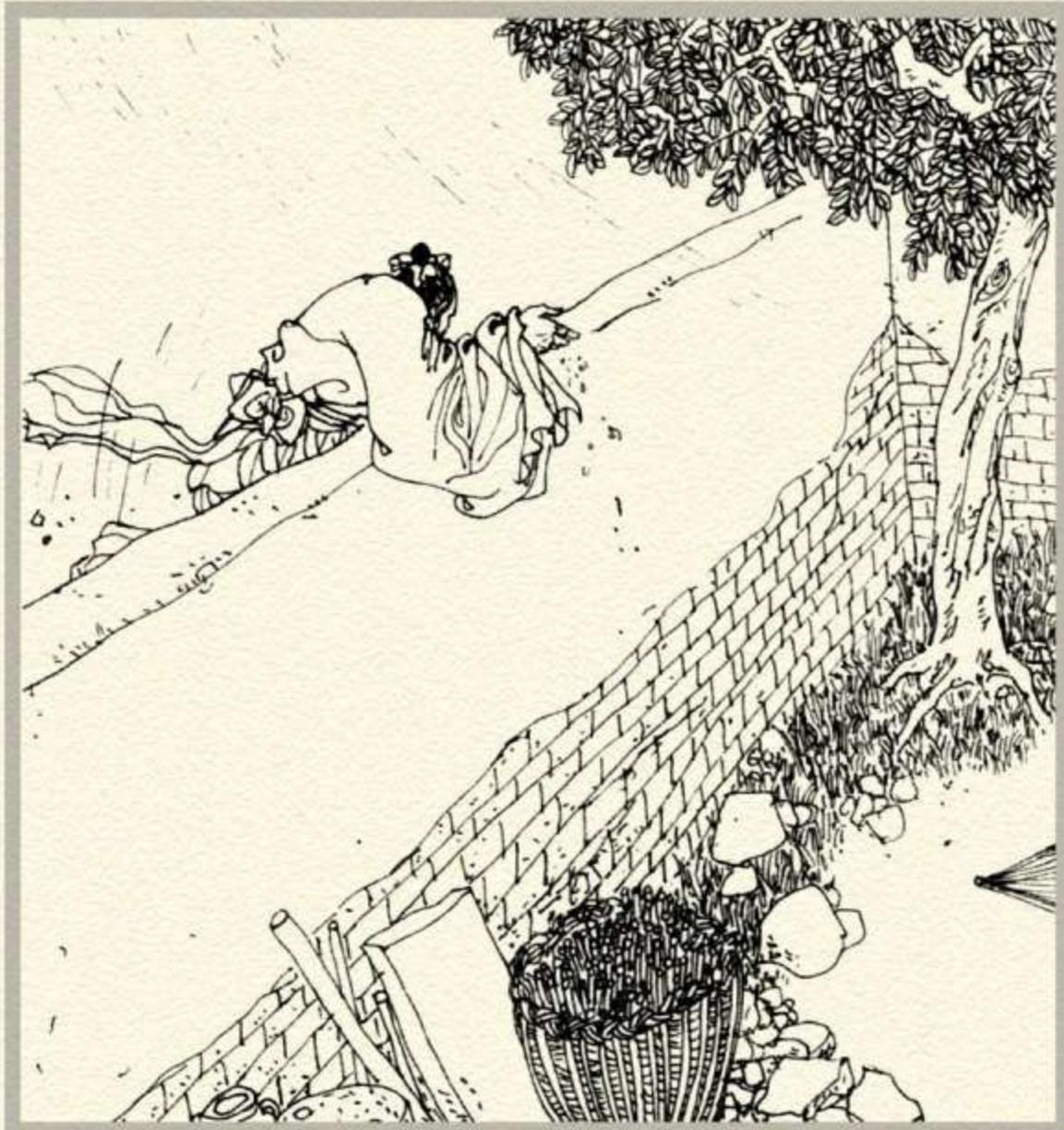
房门一响，惊醒了贺氏，她见有人影进屋，急忙穿衣。张成扑了过来，贺氏挣扎欲喊，嘴却被人堵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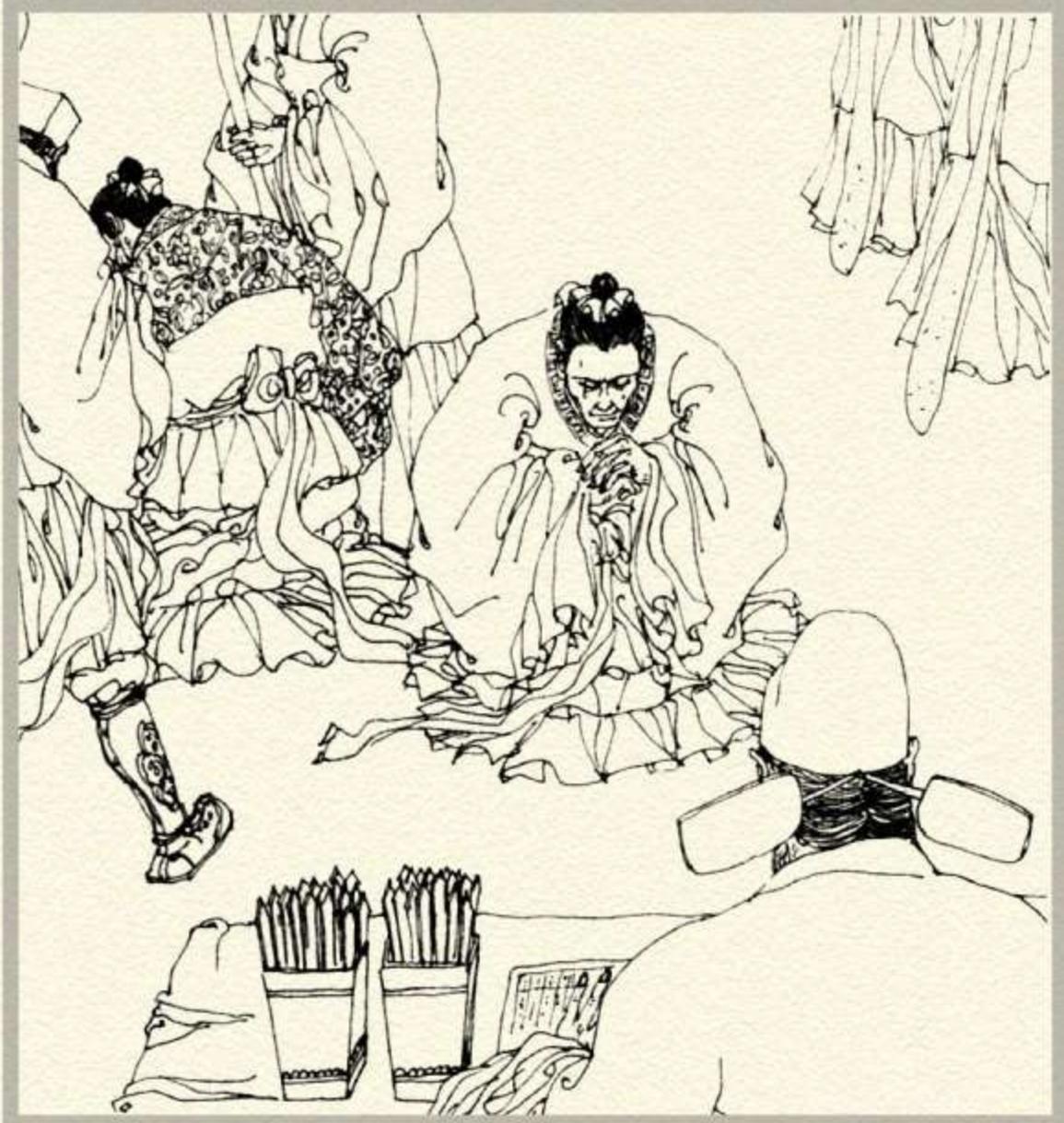
贺氏独宿时必藏菜刀在床头，以防不测。这时，
她摸出菜刀，照来人便砍。



张成悻恐情急，夺过菜刀，一连砍了贺氏几刀。
贺氏倒身在地，再也不作声了。张成丢下折扇，越墙
逃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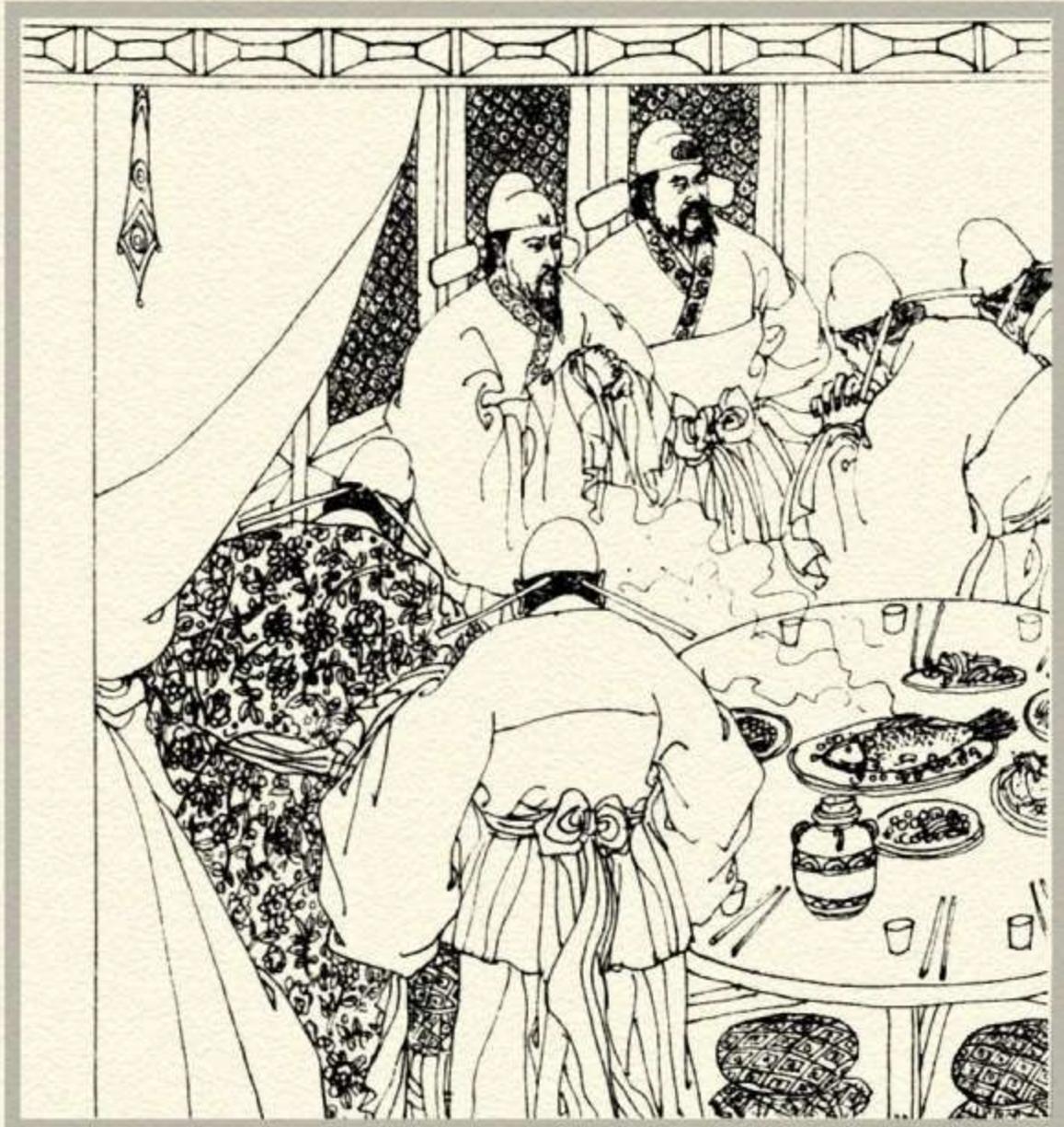
至此，贺氏被杀一案，真相大白。周公当堂宣判：「张成杀人，按律抵命，押入死牢。前判吴蜚卿案卷，具文呈部追销，吴蜚卿本人，当堂释放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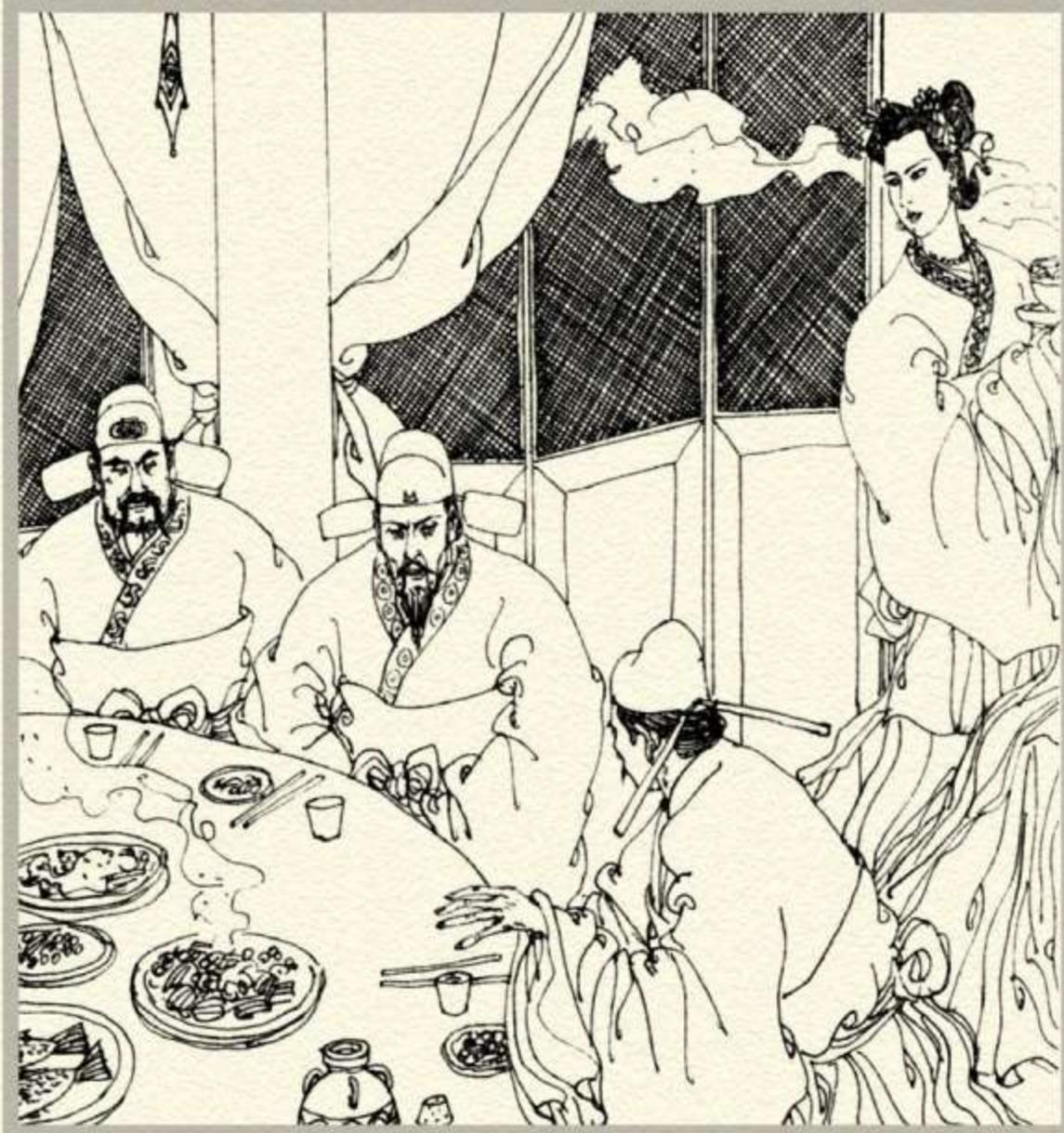
吴蚩卿冤狱三年，几乎死命，今得昭雪，一家老幼俱来面谢周公。周公勉励吴蚩卿，要洗心革面，砥砺操行，从此做一个规矩正直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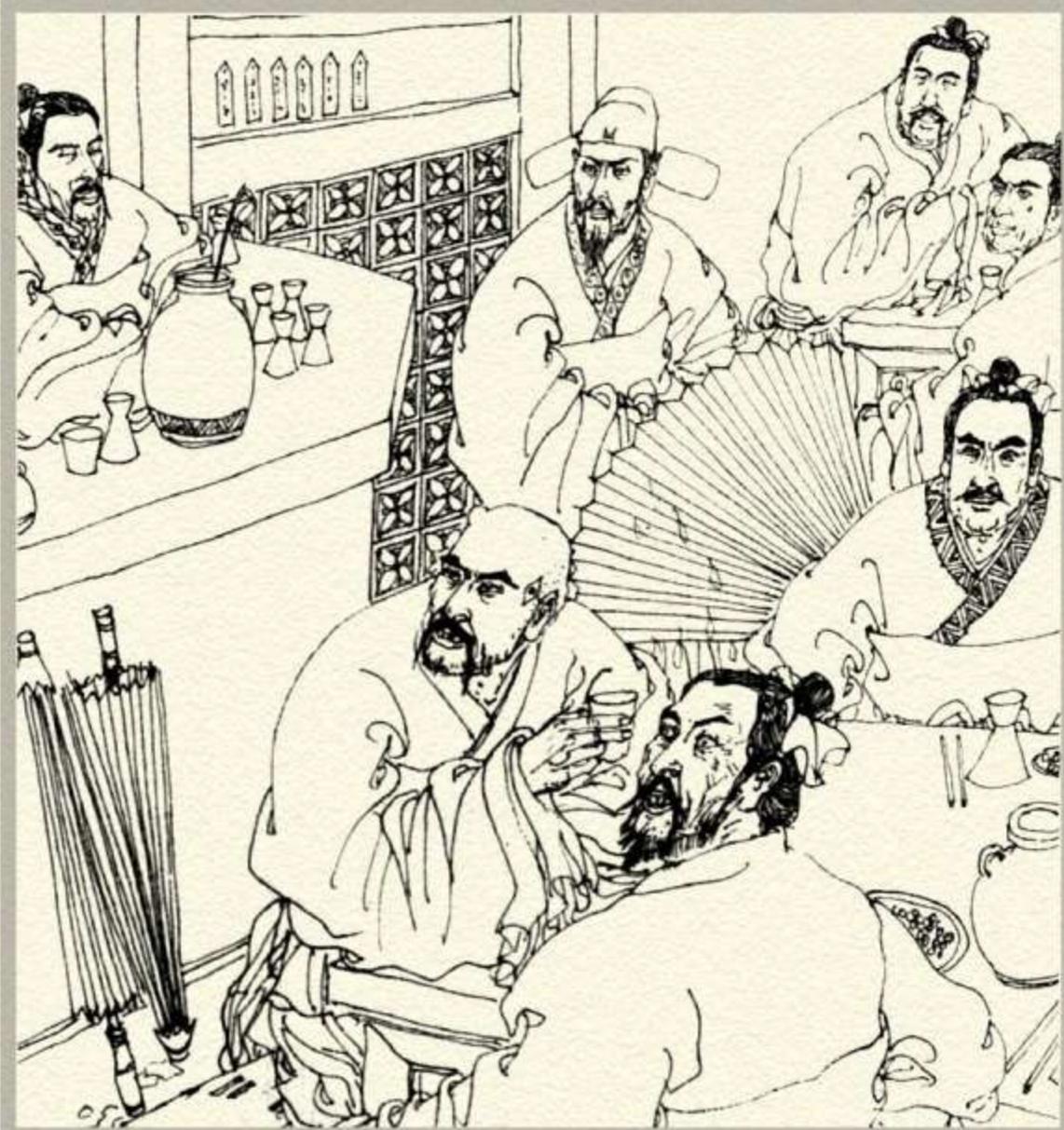
吴蜚卿一案昭雪，合郡缙绅父老，感戴周公大德，
设筵慰谢。青沂二州府县官佐俱被邀请陪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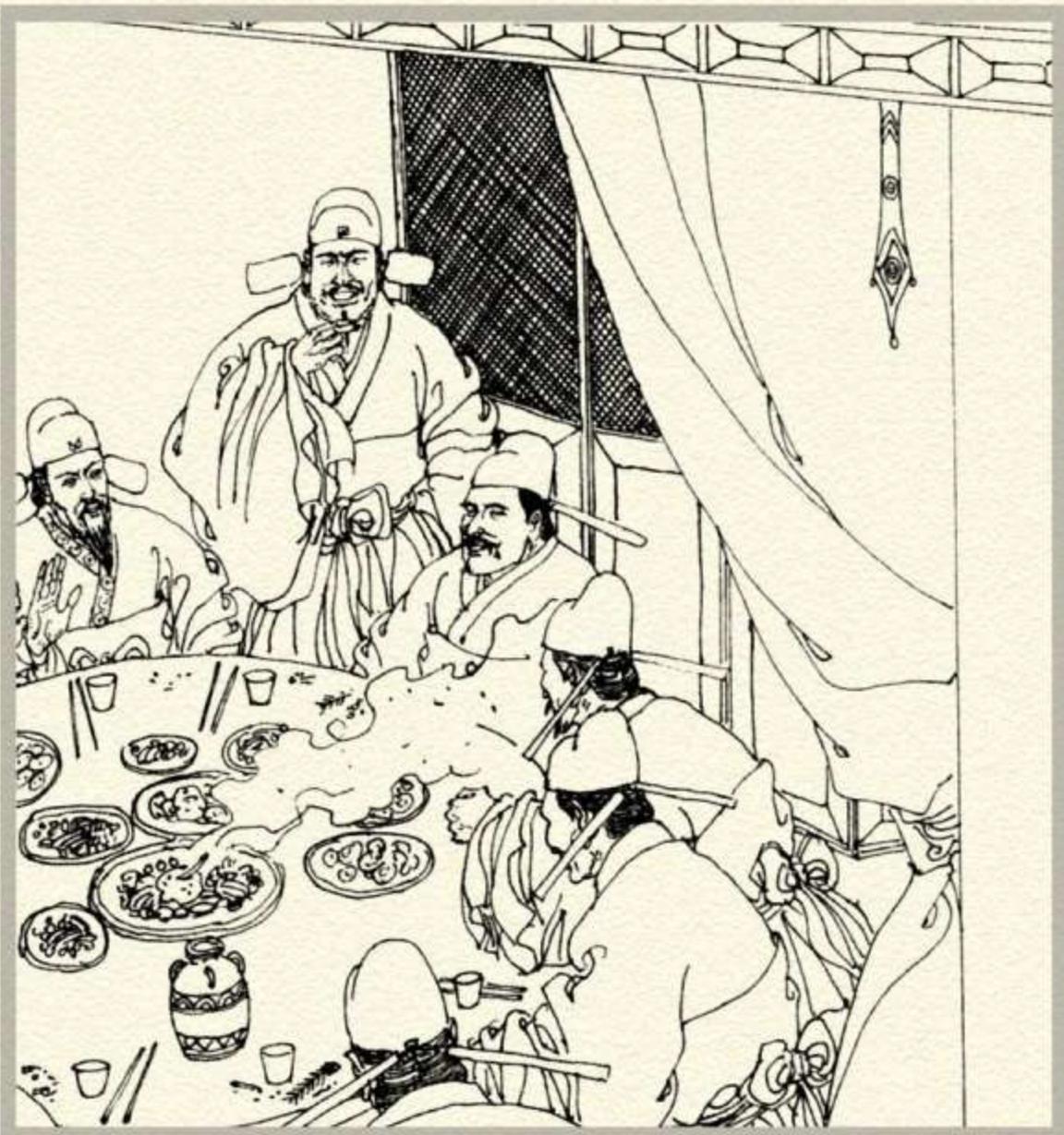
席间，官绅们谈到诗扇破案之事，纷纷请教周公：「老大人，怎知那折扇的诗是李秀所作呢？」



周公说：「今年初夏，我在南关酒店避雨，酒店壁上的题诗我都看了，所以在审理此案时记起李秀的题诗，谁知一问，还真是问对了。」



此时陈知府、隋知县已知周公与吴家毫无瓜葛，不禁更加钦佩。陈知府慨叹地说：「老大人以诗人的慧眼断狱，此案可说是《诗谏》了！」自此青沂两州莫不传颂周公断狱之明，一时期枉法欺心的人，不敢做坏事了。





诗 漱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下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望 斋
绘画：齐亚明
封面：施振广

出版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2867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 新华书店 经销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44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